朝野彙言 三

廿八

吏部門

講官　祿俸

啓沃　恤經費

臺閣　賑恤

諫諍　貨賂

官僚

輔導

文任

湖堂

方伯

守令
吏胥

戶部門

壃域
田政
民賦
漕運
良役
貨幣
塲市

講官

世宗問於尹淮曰吾欲使儒士分受諸史而讀之淮對曰經學爲本不可專治史學 上曰吾於經筵問以左傳史記漢書所記古事或不能對博觀古事以備顧問不亦可乎 命鄭麟趾等分讀諸史 寶鑑

世宗朝申文忠叔舟直集賢殿一日漏下二箭 上命小宦往覘直士何爲小宦還白方爇燭讀書如是者數四讀猶不輟雞鳴始起就寢矣 上嘉之解貂裘令乘熟睡覆其上文忠朝起方覺士林聞之益勸 龍泉談寂記

云云

文廟在東宮時出金橘一盤送于集賢殿橘盡盤中有詩
即御製橘詩半草行書詩曰沈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
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詩與筆皆絶代奇寶諸學士
欲描傳寫自內催入爭扶盤不忍釋焉 筆苑雜記
世宗庚子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十人充之後增至三十員
又改二十員十人帶經筵十人帶書筵專任文翰朝夕
論思 筆苑雜記 丙子之変 世祖罷集賢殿揀文士數十人
稱兼藝文及 成廟即位依集賢殿設弘文館又以本
官兼經筵待之尤厚每賜宣醞又招聚承政院令承旨
對飮多賜奴婢以備役使又令皂隷皆帶銀牌又設讀

書堂於龍山江上館官分番讀書又於上巳中秋重陽節則命遊郊外仍賜酒樂榮寵至矣而文士則不及

世宗朝之盛矣 慵齋叢話

成宗朝閔斯文頤以直提學入直吏誤付講書絶標與御覽冊相異當筵講 上曰讀甚處非付標冊面自某語以下讀之閔披視之文義適艱險未能着口計無所出就前俯伏曰臣本無學術值入直日則每早朝仕進之講之書質於同僚僅得解義今書吏誤付冊標披見則文險不能讀請治臣罪仍罷講傳曰其言直予甚嘉之特加通政 中宗朝金知事世弼以典翰入侍吏誤付

標如閔事適値大學衍義棕拆諸書斷章取來最難曉處左右失色金該洽經史性直穎達從容開讀無少錯誤敷衍推明論說無欠左右歎服 思齋摭言

中宗朝講性理大全選抄可合進講之人南袞金安國李耔金淨金世弼趙光祖申光漢金正國柳雲金絿洪彦弼金湜韓忠朴世熹奇遵鄭膺張玊趙祐李希閔黄孝獻權雲李忠楗等凡二十二人使之預爲講官 東閣記

明宗己酉賜宴卽位以來經筵官等于闕庭賜一等樂或加資或賜物又各給蠟燭一枝令夜分從容而罷凡六十一人而預宴者四十九人翌日李芑等上箋謝恩 朝

鄭湖陰士龍能於詩律文譽藉甚而不治經術以應教每當進講處頻搖首曰寧受十度重瘧不願一次經筵 思齋摭言

舊例無以資憲除副提學者 宣廟曰柳希春可合雖無例可除之後遂爲例 上嘗曰予之進學資於希春者爲多 東閣記 後金睟李睟光鄭經世亦然

宣廟命玉堂校周易古經余以副學實掌其事既完又命諸儒臣譯解之一時名官不問能通不能通或有不識八卦方位者皆與焉各持見解黨同伐異不勝其紛挐

閱數年始成書校進其不必改而改當改而不改者難以縷舉易是何等書而乃令摘埴冥行者擅定於立談耶向將輟特賜一等宣醞極歡而罷諸與筵者上謝箋且畵繪爲軸以記盛事余偶占一絶曰未見聖人心爲知聖人事安得洗心人與之論時義非敢軽一世聊識余所存也 象村雜著

宣廟日御經筵有一學士持皀隷鑞陴而戲之曰彼鑞陴中藏炎度唐瘧耶盖指逐日進講之難也 仁祖初年亦勤御經筵而丙子以後 玉候違豫經筵之廢已十餘年本館官員只直宿而已近來稱閒官以弘文館爲

首 菊堂俳語

宣廟初年礪精求治日三晉接講官不敢退一夜召儒臣設酌各使盡量姜晉興紳善飲而中官於燭下以爲不盡盃不敢退紳亦醉掬盃以示之 上笑李應教浩泥醉固辭 上強之則覆酒於席 上命以太白浩又覆之或請呵之 上曰飲人以狂藥而責禮法乎夜分而罷將曉 上遣中官以畫酒解醒皆醉不能起燭注書鄭期遠素海量不醉強勸中官酒中官醉到日晩始復命上怪問之對以宲命趍拜期遠六品職 涪溪記聞

先生爲應教日入經席 明廟問立社本意先生偶記不

起不能詳對出即考錄擧似同僚以備 啓達而吾病

辭遑其不拘官守如此 退陶言行錄

鄭判書經世於 仁祖朝秩至正二品而特 命仍任玉

堂長官啓沃甚多後有筵臣請官先賢某某後孫者

仁祖從之仍令吏判進前曰予之得免大過鄭經世之助

宗多其子孫亦為收用 公私見聞

鄭愚伏 仁祖朝為副提學進講盡論語一部 上嘉其

勤且誠特加一階至正憲而猶不離論思之任首尾凡

五年東宮於賓客不擧哀而經世以賓客卒 上謂有

盡心教誨之恩特令擧哀 誌狀

肅廟辛酉八月夜對特賜酒饌命內侍行盃　上曰夜後

講論可得從容咫尺盃酒之間藹然有家人之禮　孝

宗朝頻賜夜對者以此也雖有酒失予當寛假爾等各

自盡量酒八行諸臣失儀侍讀官朴泰遜陳私懇乞外

補養八十歲外祖母叅賛官李寅燁請推考　上笑曰

酒後異於常時勿推情事惻然特令依施夜深乃罷　寶

鑑

闕內入直各司官員常着紗帽不敢戴冠巾及笠獨玉堂

春坊戴冠兵曹都摠府戴笠或言　祖宗朝嘗賜冠于

玉堂遂成流例春坊自以與玉堂事體均等故倣傚而

戴冠云 弘文館志

啓沃

成宗朝柳洵爲副提學　上出美人畫令賦詩以進結聯曰君王自是踈聲色展畫惟應寄一顰　上稱善　命工粧纈爲簇名臣錄

明廟朝趙參判彥秀以特進入侍經筵　上問工夫二字何義左右皆不能對趙公進曰功女功也夫田夫也言士之勤學如女之勤紡績農夫之勤稼穡也　上嘉納竹窓閒話

宣廟初年夜對時李判書俊民入侍語及神仙事　上問世間果有神仙乎左右皆言其虛無公曰臣則見之矣

左右相顧甚訝 上亟問於何見之公對曰今朝見判
書元混於 闕下平生戒酒愼色年今九十顏皃不衰
步履如飛此眞神仙耳 上爲之改容 諡狀
宣廟初日三開筵柳眉庵希春以副學當進講 上雅重
眉庵之博學顧問亹亹日昃不倦嘗講詩傳碩鼠篇
上曰鼠乃賤惡之物何以居六甲之首眉庵曰鼠之前
足四爪後足五爪陰陽相半無如此物故取夜半陰盡
陽生之義以子爲十二時之首矣 上深異之 竹窓閒話
宣廟朝申叅判湛以副學入侍經筵講畢 上因論歷代
名筆曰近觀雪菴兵衛森筆法最勁雪菴未知何許人

左右或以僧對申公曰雪庵李溥光之別號與趙孟頫一時元朝人也 上又問宮體何義左右皆不知申公又對曰陳后主時江總作文華美宮中效美故曰宮體梁之徐摛亦為宮體申公歸語子弟曰今之文官皆不讀書甚至不知宮體良可歎也 竹窓閑話

宣廟甲午開經筵講易 上問程傳本義異同鄭愚伏經世以修撰對曰邵子承穆李之傳大為發揮然後識易者始知三聖之辭皆出先天畫易之本原由是大明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耳程傳則雖不釋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宗發經旨之微奧此其同異之別在學者則程傳

爲尨功矣 上又問揲蓍之法公令內侍折枝以來信
手揲扐若不經意而其進退多寡之數一皆先命而響
合 上甚驚異之公因推衍其所以然之故 上亟加
歎賞以國士稱之俄遷銓郎 上敎銓曹必以精通易
學者備講官該曹欲以公膺命以方在銓地爲難 上
曰銓郎誰不可爲鄭其還除講職講畢賜內廐馬及鞍
同春集行狀
宣廟甲戌承旨李珥於經筵奏曰臣因人聞御題詩有愁
欝之意 殿下何以不樂如此乎 上曰是何詩珥誦
之曰孤抱難攄獨倚樓由中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

煙盡風冷踈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若
悲秋凄凉庭院無人語雲外鍾聲只自悠夫人君有南
面之樂得人任職則何至於含愁怫鬱如此乎 上有
愧色垂頭良久 栗谷日記

李珥又於經席因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 啓曰當
今民生憔悴紀綱紊亂四境之不治甚矣設使孟子問
上如此則自上將何以答之耶 上不答 栗谷日記

李珥又問 宣廟曰曾聞 殿下謂侍臣曰余欲學問只
緣多事未遑也此言誠有之乎 上曰果有之珥曰臣
聞此言一喜一憂喜者喜上有學問之志憂者憂 上

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學問只是日用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今若以讀書爲學問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當理者也 栗谷日記

宣祖朝副提學柳希春進啓脾胃所忌食物承旨李珥曰治病非但藥餌食物必須治心養氣然後可以養病古人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䂓是故治心本也食物末也苟不治心亦何能養生乎珥退語人曰柳副學所啓食忌乃揚禮壽之任也柳君之輔導君德乃止於此乎 栗谷日記

宣祖朝先生以爲人君不識仁之體段故天地萬物與吾不相干一膜之外皆爲楚越乃請進講西銘 上納之

退陶言行錄

嘗進講論語不可以作巫醫註雖小道尤不可以無恒余進曰此尤字明是冘字以字相似而訛誤也冘古猶字也 上意不以爲然矣 沙溪語錄

沙溪先生嘗講家禮親迎條附註圍布几筵處因言昔松江一日挾家禮來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考終未曉解願賜詳說余一一說罷則公甚喜曰今得破蔚幸甚幸甚未幾自經筵直來見余笑謂曰今日進一奇事矣進

講說自 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予累次尋繹而終始阻塞諸筵臣試爲我講說雖翰注苟有知者勿辭乃昨者所問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爲對吾一一句絶而釋其義 上教曰大段洒然矣再三稱歎仍曰予於書未有若此註之艱阻者也謂筵臣曰某官高多事之人猶且留意於書而諸人何故不能然也諸臣慚謝吾弟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學於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終不敢達矣既退追送賞賜此寔君之所可分受也 左菴沙溪語錄

仁廟嘗講洪範至惟辟玉食張維進曰擧世皆以玉食爲

稻米臣則以爲不然凡饌羞之珍美者必以玉饌綺食稱之玉食亦此意也天生五穀以爲民食豈使人君獨食稻米乎金尚容曰此亦不通之說也天生金玉豈使人君獨用之乎然定爲品制故下民不敢服用　上以問領相吳允謙對曰臣亦自少以玉食爲白飯今聞張維之言甚有理也　出私見聞

顯廟嘗於經筵講湯武革命事筵臣權諰進曰臣子則當以盡忠死節爲心而人君則當以我不修德天下豈無湯武之意存諸心中然後可以安保邦国矣　上曰言甚切當　出私見聞

臺閣

太宗謂知諫院事韓尙德曰政事闕失爾自知之尙德曰命令之出政府承行臣等雖或有聞事已施行前日請屬諫官于政府以此也 上曰故事何如黃喜曰國初李文和尹思修皆以諫官兼經歷 上曰此非美法經歷雖重任宰相屬吏以諫官兼經歷非所以尊朝廷重諫官也 寶鑑

義禁府都提調領議政柳廷顯等啓曰憲府非承王命而本府鎭撫都事等輒以所由呼來入庭持平以上皆坐交倚聽言取辭有違王旨況詔獄官吏憲府擅自呼來

宗爲未便　英廟傳曰憲府誤矣召掌務掌令皇甫仁
問之對曰三品則於楹外四品以下則庭下問事本府
前例也傳曰其有罪則具事以聞取旨可也非奉王旨
而三四品朝士跪于廳前持平皆踞坐汝等非矣自今
以後毋或如此 東閣記

世宗辛亥冬至賀禮時領議政黃喜於望闕禮則入參而
本朝賀禮以病不參憲府招通禮門令史問其故令史
對以宗憲府笞其令史政府遣舍人詰之曰政府百官
之長堂上進退告于憲府固無前例今乃受辱慚愧宗
多傳曰憲府處事宗爲未便下司諫院推考啓聞 東閣記

司諫院古隷承政院有左右司諫左右司議而堂上則加大夫二字而獻納正言亦各二員分六房吏日入番凡諸司各道公事之降必歸諫院有未便者駁還之即中朝六科之規也未幾別爲諫官與司憲府對峙衙門而又減其員數其封駁之事遂不擧行 識小錄

舊例公會臺諫必連幕而坐或時飲酒捲帳相屬號曰捲帳飲若値酒禁臺諫執法不飲諫院飲醉自如一日諫官持盃引滿戲於帳隙示臺長〻〻亦戲以袖拂之杯從帳隙中而墮圈轉至於憲長案前諸臺長惶懼無措臺吏亦相目未敢辨止終日在前臺中恐生事將仕罷

貞節公鄭甲孫語吏曰彼如鵝卵者何物可容水精珠幾顆乎吏曰可容百顆貞節曰可從所出隙中擲之滿座服其雅量諫院相傳有杯形如鵝卵可容一升許水精珠犯禁而沒者 名臣錄

監察糾檢百官故在前務從朴素着土紅團領樸馬破鞍以行 明廟末年始許改其服色舊風遂廢云 芝峯說

監察之任極重在前朝及國初選授甚愼每府牟書臺長過懷之走入堕中庭而牟臣臺者則夜會于其門以墨塗扇其牟不敢出仕朝廷亦不敢用也其合僚上臺時則雖 王子大臣逢則下馬今則走入行禮及帚墨尺

依舊而懷書添門不舉行久矣上臺時亦依故事云 識小錄
世祖朝魚判樞孝瞻爲大司憲百司相戒曰某爲大司憲
吾屬不可弛 名臣錄
唐宋奏事皆用劄子居正之長憲府也始建議立劄子之
法蓋惧言辭出納之有遺失也且防後世近侍中官用
事之漸法初立人皆以謂萬世可行之良法也近來爲
臺諫者不識大體小得過失則深加羅織極口詆壞劄
子之設適足以害人而已天下未有法立而無弊者也
筆苑雜記
中宗朝趙靜庵光祖爲大司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

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栗谷日記

在前三司之官不爲投謁於三公盖所以自重而亦以重體貌也　宣廟朝李浚慶爲相時副提學沈義謙徃拜浚慶、、辭曰副學爲何事來乎義謙曰以歲時敢來謁耳浚慶曰三司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勿來見云前輩風采槩可知矣芝峯說

宣廟朝鄭仁弘在憲府以風裁整物百僚振肅至於市中商賈皆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謂人曰鄭仁弘掌令其狀如何其威稜遠播外方如兵水使守令輩莫不恐懼戒愼眞丈夫也及歸鄉城中放縱者

皆喜 栗谷日記

祖宗朝臺諫被推兩司互相查勘苟稱其職不許輕遞可知避嫌非 祖宗朝舊制也 成廟朝大司憲梁誠之在職九年可見國家元氣之厚 宣廟朝避嫌不至煩數猶爲近古及昏朝末年臺諫頻遭難處之事或稱常服出入或稱犯馬宰臣以爲巧避之計謬習一開至今猶存 遲川集

憲府諫院謂之兩司自前兩司通爲相避在下者遞例也至光海辛亥年間柳希奮爲大司諫與都憲相避引嫌兩司諫蔡慶先以兩司通避非法典所載啓請出仕遂

成謗例議者非之 芝峯說

仁祖庚辰司諫李行遇上疏獻納沈大孚呈辭 上曰国事至此可謂罔極而兩司之官相繼呈病出納之司任其所為然雖微事人心国綱皆可見也 喉院便覽

仁祖丁亥備忘記臺官有難便之事則呈辭陳疏可也何必故為闕啓敢行不正之計哉今後勿以闕啓遞職事言于兩司 喉院便覽

松都獄事臣請右相元斗杓曰君為大臣宜取觀文案斗杓曰何不自取觀之臣荅曰吾以此獄事前已陳卞今不宜復上劄斗杓曰一家有臺諫何不論啓臣荅曰張

亦有聞見陳啓則可矣雖是子弟臺諫何可拮敎（白軒劄）

孝宗庚寅同知經筵李厚源啓以聞在前則臺諫與兼臺有相會禮云雖用相避之法可矣今則既無相會之禮又無論議可否之事而至於監察亦以兼臺相避有無故作散者如此文具之事似當變通且書狀兼臺所以糾檢使臣一行者也書狀之於使臣則似當相避矣

上問于大臣〻〻以爲兼臺相避果涉文具而遵行不廢者或者法典所載因一時難便有所輕改則其弊不細故耶大槩相避之法極爲嚴截別嫌諱微猶懼或啓

臣意以爲舊例之無害於義者遵守可也至於書狀相

避事理當然而宜有定式 上從之 備局謄錄

顯廟辛丑閏七月六日校理南九萬等上劄以為憲府自七月以來至今不坐甚前亦有數月不坐之時雖曰朝家多事一二月之內豈無一日可坐者乎請憲府新除未肅拜人外並遞差依啓 華泉集

顯廟壬子都承旨李殷相啓曰臺諫一日再啓未知十分穩當而至於定為規式永塞其路則亦有難行處矣

上曰予意本非以一日再啓為不可也朝臣補外不是異事而汲〻如此〻後人命所關及君上闕失関係於国家大事過時未及救正者則勿拘此例 喉院便覽

臺諫異於庶官故雖數十年前不敢以便服出街路親舊返魂時設帳幕於郊外不敢出哭於路次盖既爲私喪則不可以淺淡服出路上又不可以紅袍相弔故靈車過後立於最後隨至喪家入大門後始脫紅袍着玉色團領烏角帶入弔罷更着朝衣而還家矣今則此法頓廢兩司皆以白衣無時出入誠可駭也 晦隱集

肅宗癸亥大司諫尹趾完拜御營大將備局以既授介胄之任不當仍帶言議之職啓請改差又於兩庭御將徐文重爲大諫廟堂又請許遞 上曰將兵之官兼帶諫職果爲難便徐文重本職改差因爲後例 備局謄錄

肅廟甲申右議政李頤命所啓三司禁亂不但在於行法收其贖錢以補需用而法旣不行錢又不爲公用徒使禁吏貽弊招惡甚無義也至於憲府則臺諫事體與他自別出禁收贖極爲苟艱此則自兵戶曹磨鍊員役料布差下而禁亂被捉之類只爲治罪懲勵寔合事宜退而商確稟處何如 上曰依爲之備局謄錄

景宗癸卯司憲府啓目請臺監月令復舊藥房提調李台佐曰所謂月令監察蓋有曲折大同未設立前外邑供上等物種皆爲直納於各其司故十二監察各掌一司糾檢捧納名之曰臺庫而憲府清寒無物力之故監察

差祭時衣籠馬及擧動依幕器具責徵於 所掌司貢、
人此舊例矣大同設立之後外方直貢之事絶無而堇
有别無大段糾檢之端各司中月令或因其罷基厚而
廢之者有之或因其貢人疲殘而廢之者有之故監察
凡於公會無以成樣自備局變通有物力七司仍令擔、
當其十三監察月令之役既已定式之後則不當續、
變通矣 上從之備局謄錄

諫諍

世宗晩年頗作奉佛之事欲於僧寺親祭忌辰許稠子倜爲司憲府持平論諫不納即乎吏隸擊破支供以沮其行遂亡匿俟 上怒霽乃出 名臣錄

世宗創內佛堂公卿大夫臺諫儒士三館諸生皆上書極諫判院李順蒙亦詣政院論啓 傳曰文士闢佛宜矣宰臣何知佛之是非而駁之順蒙對曰人皆以爲非故臣亦非之人皆論諫故臣亦論諫擧國所非之事殿下何獨爲之 成宗將祔 德宗于太廟衆政府六曹臺諫弘文館議之論議紛紜不一驪城君閔發亦以

功臣與焉問諸左右曰 德宗何人 宗廟誰代之宅

左右曰 德宗是今 上之考 宗廟今 上祖宗祭

享之所蘇曰此甚易耳以子祭父合於事體有何他議

其後竟祔廟夫順蒙與蘇皆無知武士蘇言中於理是

由本然善性初未嘗泯也 慵齋叢話

成廟喜傾大白有一玉盃清瑩如水 上每置酒〻酣輒

用此盃命飮者有一宗室 上特垂恩禮一日又命此

盃其人飮後使袖之仍起舞佯仆倒地盃盡碎蓋諷

成廟以諫也 上亦不爲過 五山說林

宣廟朝金鶴峯誠一拜正言 宣廟從容問曰子可方何

主筵臣進曰殿下堯舜之君也公曰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聖質高明堯舜可學而有自聖拒諫之病此桀紂之所以亡也上色變徙倚龍床柳成龍西崖進曰二人言皆是也堯舜之比引君之辭桀紂之比儆戒之意 上色霽賜酒而罷 荷潭錄

權判書克智居官一切裁以法人不敢干私稱以鐵浮屠嘗於筵中面斥上量狹 上盛氣而教曰何事公歷數以對不少沮上不加譴而出為北青判官士論惜之 碑誌

宣廟壬辰十二月召羣臣入對司諫李幼澄進曰一二年

来宫禁不嚴朝著不靖以言乎王子則奪人田地取人奴僕以言乎宫禁則賣官鬻獄牟利竊倖羣邪乱政流禍士林不論賢不肖唯視議論同異遂使椒房戚畹托勢厥妹朝廷是非亦得参聞上下羣情崩潰已久 殿下遇変以来無一言自引爲過但坐深房唯事宴安羣臣罕接甚於平日以此形勢臣恐国勢終必靡滅而後已 上俛首不答羣臣仰見天顔或青或紅皆潸惧不發一言而退 寄齋雜記

仁祖己丑四月副護軍李應蓍上䟽末端有曰襃姒亡周驪姬乱晋内寵之亡人国久矣漢成唐明亦可謂中主

而未免盡心妖艶婦言是聽卒致漢業遂衰唐祚亦亡前事之不忘豈非後代之龜鑑耶 殿下聰明聖智高出漢唐臣固知萬萬無此理而衽席之間溺愛常多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為戒則臣於 殿下豈能無過慮耶殿下方在靜攝之中節宣之道尤宜以遠女色為務云云 上大怒以為營救護姜之徒命北道遠竄政院覆逆兩司俱發啓請還收玉堂上劄伸救大臣亦各上劄請從兩司之請皆不允十月大司憲金南重先為停啓十二月以云云之說朝著惴慄大司憲俞檄又停啓諫院隨即停啓歲末應著赴謫 国朝典謨

孝廟朝承旨柳道三赴人燕席與獜坪大君語而妄稱臣
未幾有徐忭者上變告大君以道三事爲言 上怒誅
忭而臺諫亦劾道三妄發遞之命出擬爲大司諫入侍
請罷道三 上震怒曰前日教誘徐忭者必此人也予
爲人主獨不能保一弟手遂下金吾嚴鞫厲聲推案殿
上震動左右皆失色左相沈之源救之 上曰以此奸
詐人爲諫長是大臣不能擇人也待罪可也今不殺此
賊無以爲国金吾官有怠慢不遵命者當先罪之諸臣
戰慄不敢一言而退是日公即金吾受刑而 上又命
加刑人皆謂公必死而無敢救之司諫尹鑴馳詣獨啓

曰俞某職爲諫長方纔晩侍而 殿下捽縛摽撲加嚴
訊焉是尚可忍時天怒方震人皆爲尹公惧而尹公亦
自意必樓重禍 上顧覽尹公例報不允於是金吾得
因臺啓不加刑而大臣三司又交章力爭遂得減死論

農岩集

顯廟癸丑因徵事罷推兵曹叅議孟胄瑞朴晩休泰尚以
正言入侍論其不可語多戇直 上怒甚公猶爭之强
鄭相国太和進曰近來言事人承一未安之教輒皆引
避未有固爭之意臣心常非之今日朴泰尚誠得諫官
之體宜優容 上意解終納公言鄭相公退謂人曰今

見朴正言前席爭論辭不少撓真可畏人

謚狀 明谷集

論劾

世宗朝鄭貞鄭甲孫爲大司憲吏曹誤擧人注官 上御思政殿受常參河相國演爲兼判書崔公府爲判書俱入侍公啓曰崔府不足數河演稍知事理而用非其人請鞫之 上怡顔兩解之出外庭二公流汗翻漿公莞爾徐笑曰各盡厥職非敢相害也遂呼錄事曰兩公廹熱汝可持扇颺之雍容自得少無悔惧之色 名臣錄

中宗反正後許贊成硡以持平論執原從功濫授者不已朴元宗啓於筵席曰果如臺諫之言則孰能安心乎出入之際形色憤憤公獨出啓曰朴元宗 上前如是發

怒其他可知古有跋扈之臣正謂此也朴惶悚無地伏
泣不已 上慰之曰持平之見過矣政丞出入衣服有
聲故也同列壯之 名臣錄

中廟朝靖国勳臣朴永文擅出闕内貫華又爲工判臺諫
方請遞而永文詣闕自訟大憲朴說大諫成世貞合辭
累啓請罷元勳朴元宗力救於 上前世貞面斥之元
宗聲色俱厲曰臺諫之言每揣度人意人多惡之然因
永文事臺諫廢事已久姑冝聽之旋復授以職則誰敢
復議翌日六曹詣闕請遞永文 上從之 日月錄

中宗朝李賛成繼孟爲関西伯時金思齊正国爲獻納有

毁之者曰李公别搆一樓於德岩上制宏役鉅民甚怨
苦思齋議於院僚駁啓平壤遊觀之所甲於一国不須
别搆樓觀年飢民困尤非急務遂遞之後聞只役遊手
官屬架數椽小亭未旬而畢云未幾公爲叅賛思齋爲
檢詳往謁公第謝罪公置酒開懷大笑曰聞主張論我
者甫也此則聞之誤也寧存形跡 名臣録
明廟朝沈忠惠連源以首相領經筵趙松岡士秀以知經
筵同入侍因第舍過制松岡直斥忠惠妾家翼廊過大
忠惠縮處背汗沾衣此後忠惠深鎖妾家翼廊不以待
客只用小舍廊然而擬松岡吏判受點忠惠脈義松岡

秉直皆可敬也 月汀漫筆

宣廟朝金監司誠一在近侍論劾貴近人多畏憚稱爲殿上虎嘗爲掌令 上於筵中問近來廉恥都喪何爲而然對曰大臣不恥受賂小官奚則爲時相盧守愼在首席出而伏地曰臣之族人爲北方邊將以臣有老母寄以小貂裘臣不能却誠一言是也 上曰臺諫直言大臣引過可謂兩得之臣僚能相責勵如是則國事可爲也守愼出而謝誠一曰古道復見於今日 庄鑑五名臣錄

金鶴峯誠一剛直敢言宋判書祺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漑以玉堂應泂以注書同入侍講畢語及乙巳事

宋公泣陳其寃枉之狀悲慟左右鶴峯亦以正言在邉
進曰棋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至錄僞勲享其富貴二
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
陳其寃欲窃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棋壽惶恐而退
三父子引疾聞者縮頸而公辭氣自如 荷潭野乘
宣廟朝全羅兵營自前設於康津亂後廟堂移設於長興
判官金汝紞耻為武人下官欲還移兵營諷邑人多聚
銀子使其中房宋應琦曰販藥者張太伯行賂於備局
諸宰又賂臺諫遂發啓其時臺諫即司諫文勵掌令蔡
衡吏曹正郎姜籀及南晫元虎智也其後因臺啓皆下

獄時㢕智先放其餘三人囚繫三年累受刑訊文礪張太伯皆死獄中太伯每於受刑之際極言蔡姜之曖昧不絶口久而旱得全釋自有此獄世有識諸言官者必曰銀臺諫貽辱清朝多矣（竹窓閑話 五甲辰護廠）

宣祖朝持平洪可臣與吏曹佐郎趙瑗爲少年友而瑗多有循私之失可臣先謂瑗曰事公則不顧私君多所失我不可循情不動乃駁瑗遞職公論稱快（栗谷日記）

宣廟朝李文成珥出按海西也臺諫論罷黃州判官崔灘之貪汚珥使都事李元翼往審虛實則百姓稱其清謹而官庫充溢珥乃狀啓陳灘冤枉而仍又曰灘則誠冤

矣若因灘一事而 殿下不信臺諫則所関不細矣尤菴集

朴同知慶業挹翠軒誾之孫也為正言也吏曹判書李堅之子為通津縣監治邑無形人莫敢誰何即劾罷之又崔公瑾出入三司時名甚盛其父為龍崗縣令一境怨苦而未有發言者又駁之朝野拭目直聲大振其後屢為諫官一月論劾至十二三人以此樹敵既廣動輒得謗連被臺評遂至蹇滯人以為喜駁之報云竹窓閑話

鄭松江澈伯姊為 仁宗貴人公幼嘗出入東宮明廟為大君時仍與游處情好甚篤及公登第 明廟賜酒饌以助宴需洎為臺諫宗室景陽君以罪繫獄 明廟私

囑曰吾兄將死請少寬之公竟不奉旨 龍菴集

宣廟戊戌李二相德馨爲正言以林川郡守鄭天卿當此亂離大作衙廨論罷矣是秋行過林川見之則只新造草屋三間所謂衙東軒者也以其所用傍近士民墓山材木故一蔭官以其墳山主人造謗都下至於駁罷風聞之不足信如此其後屢爲臺諫每思林川之草屋彈駁之際必自愼重 竹窓閑話

仁廟朝朴錦洲烒任憲職與昇平金相瑬相遇金向曰君而在臺府欲論何事公曰小事不足論聞相公之子殺人而藏其屍於家明日當奉劾正法昇平面色青黃滿座

皆驚 藥泉集 行狀

李白軒景奭累處臺閣未嘗輕劾一人微官庶品亦必致詳同僚嘗欲有所論公曰吾輩句斷難易當之者得無寃乎 謚狀

孝廟壬辰李相国尚真爲持平上應旨疏言及左相金堉以大同一事崖異儒臣漸至疑阻乖離之境爲之慨然云云左相辭免 上以侵辱大臣特罷公左相劄請還收 允之公辭遞左相以訓局都提調辟公爲郎廳 謚狀

明谷集

金判書佐明爲司諫時諫長劾延城君李時昉語甚危險

公曰論人如畫面目毫髮不爽可脈人心若非其宗彼
豈自脈人孰信之其論卒不行 西溪集
孝宗朝李相国浣未有居第遂營一室隣居者誣公以占
奪其畧于地臺劾又㦲 上以為不辨則受垢令攸司
覈正而嚴刑其誣者仍斥責臺諫 尨蒼集
金監司澄久在臺閣洪相重普未入閣屢遭其彈同春宋
公浚吉欲為調劑兩邀之既會監司謂洪相曰公取友
能得如吾者數人公可為極盡無餘蘊之人洪公大笑
曰君之玉成于我者多矣誠可感幸而俗語不云乎雖
好歌每唱則厭聽君之彈我已不少迄可止矣監司亦

大笑目錄

宮僚

燕山主在東宮　成廟極擇朝臣有文學者趙應教之瑞與許文貞琮同爲講官每進講誠心開導諷諭切至時或投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燕山視之如讎一日宮官曰講入侍仰見壁上書曰趙某大小人也許琮大聖人也聞者皆危之後於燕山甲子被慘禍投屍于江中 名臣錄

中宗壬寅金慕齋安國兼世子貳師固辭不就後因　世子上請　上令入書筵講易公辭曰臣嘗爲貳師其禮世子下階迎之臣在貳師雖僭越臣固不避今已遞職

世子儲君臣不敢當此禮　上令從賓客之禮公又辭
曰世子既以貳師禮待臣今以賓客之禮則是前後異
禮〻不可變臣亦不敢當此禮　上曰禮不可變宜從
貳師之禮累辭不許 眉叟記言
明宗朝順懷世子生六歲擇朝士有學行者稱爲補養官
使時〻進見安玹李後慶趙士秀任虎臣預其選爲日
月錄
李容齋荇爲博士官〻〻　乃師傅之職必選一代碩德
公於講論之際應答皆出人意表　世子問及治國之
事公曰此非今日所當問因陳孝敬之道論者服其得

體 行狀

宣廟朝以前春坊及大臣每稱小人於世子未知自何時

稱臣 晦隱集

仁祖癸亥遴元子輔養官吳楸灘允謙鄭守夢曄鄭愚伏

經世金沙溪長生李月沙廷龜 月沙行狀

順懷世子時師傅賓僚之進見者皆不稱臣新授之員謝

恩於東宮不書臣字非獨順懷然也 仁廟在東宮時

其禮亦然凡春坊之官不曰東宮之臣而謂之官僚盖

上有君父國無二尊故也今於蕩敗之初執政者不究

祖宗累朝遵行之規只據五禮儀稱臣之文遽變其禮

進見之員必爲稱臣謝恩單子及文書之間皆書臣字其

盖己卯諸賢講明禮文靡有墜廢而其時不書臣字其

於改定論議必有成說今未得見可恨 松窩雜說

仁祖癸未進元孫輔養官趙浦渚翼金潛谷堉金愼獨集

李松郊欒 明庵集

春坊下番入侍之員於世子所受之書與其左右講論之

辭出而記書於單子以呈政院轉啓上殿乃舊例也

仁廟在東宮歲三十年聖學日躋三時書筵之外又有

夜對又有不時接見下番寓於追記持筆硯入侍如上

殿之有史官也一日賓客任權告於東宮曰書筵之言

有所遺漏固無所居而簪筆入侍乃 上殿事也逼於
上殿之事雖小不可僭也自此遂廢 松窩雜記
仁祖乙酉昭顯世子喪宮官服制曰禮曹吏曹啓辭不爲
番宿則與百官同時脫服又因弘文館啓辭引晉惠帝
愍懷太子之子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太子宮屬轉爲太
孫官屬元世祖時皇太子卒朝議欲罷詹事院張九思
抗言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
何罷之云云大臣亦以爲世孫冊封想亦不遠姑就現
任宮官中似當有參酌損益之事傳曰仍存無益有弊
姑罷 日記

昭顯世子在瀋陽輔德趙公啓遠將先東還世子悽然曰
輔德則歸矣今有何策可令予得歸公潸泣出語譯胡
鄭命壽曰汝国留我世子久不許歸者不以心服信我
故耳我国固未嘗心服豈不欲有所爲哉獨以吾君在
上故不敢動耳若事有不可知者而世子大君遠在他
国則跋扈之人必從中而起何有顧藉於異国哉當此
時我世子不過瀋中一布衣留之何益乎命壽默然而
去未久果許世子歸国 行狀
国朝擇進士金佑明之女爲世子嬪而將行嘉禮拜金佑
明爲洗馬洗馬是東宮僚屬既行嘉禮之後轉侍直至一

副率豈無他司而必使爲東宮官僚乎是可疑也三官記

翊衛司世子出則前導講官會講則侍立階下至成滄浪

文濬爲洗馬講官請令陞座備講蓋爲其有經術也左

菴集

輔導

世宗命左弼善鄭麟趾右文學崔萬里更番入侍世子講論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民間之事至夕乃罷日以為常嘗召書筵官曰世子常在宮中不嘗出外恐遠節宣近日命隨朝衙予時幸郊外亦不與偕行恐其為游戲所移也 寶鑑

成宗朝獻納崔潾曰臣於書筵見世子學問日就須擇正人輔養之內侍亦當擇謹愼者 上然之 國朝謨烈

仁祖乙丑李延平貴因晝講奏曰今日得見東宮容儀夙成眞宗社之福也第聞方讀十九史畧帝王之學與凡

人不同心志未定之前必以嘉言格論日陳於前方有德器成就之望請依先儒定論先讀小學四書以及史記又請以金長生張顯光朴知誠爲輔導之官又擇朝臣之子年幼端良者居常侍奉誦讀文字以期成就之效 行狀 遲川集

昭顯世子在瀋陽時於馬上怒衛士以馬鞭鞭之輔德趙公啓遠下馬趨而前請其鞭投之地伏路左諫曰從者有過付有司治之法也何乃手自鞭撻損失威儀因泣下沾襟左右欲拾鞭以進 世子曰此輔德所投勿拾也 行狀

宋叅贊浚吉在　顯廟朝與余先考左議政公將入侍　宋
公曰王世子雖在冲年岐嶷夙成講筵日開而傍無侍
讀者依宋朝故事選士大夫子年幼明秀者侍讀則必
有所益故欲於今日建請矣先考曰我国與中国有異
使小兒輩入侍則不過數日必大作游戲以閭巷猥雜
之事聞於春宮非徒無益終爲大害小兒之父兄亦不
免無妄之厄宋公笑曰公言似過矣何至如此　閑居漫
錄

肅廟丁丑敎曰書筵開講時不但講說文義而已必以閭
巷物情艱難辛苦之狀反覆曉諭使聞熟習可也　寶鑑

文任

西河任公元濬聰明絶世嘗謫密陽觀察使朴姓欲試其
强記乃取官妓籍無慮五百人命公一寓目後屛其籍
使呼入之無一遺者而不亂其次朴公歎服上言此人
於東方不可多得願速徵召 英廟即命召來命東宫
以雲爲題而呼韵試之公即應曰駘蕩三春後悠揚萬
里雲凌風千丈直暎日五花文祥光凝玉殿瑞氣擁金
門待得從龍日爲霖佐聖君 上即命以白衣叅集賢
殿 英宗皇帝復位之日 世祖欲進賀表時崔寧城
掌文柄撰進表文 上促召任元濬適間出赴召稍遲

上命鞫之既至則　傳曰名汝無時豈宜投暇已命鞫
汝賀表則宜即製進公謝死罪惶遽援進有曰十八載
垂衣之化久浹於烝黎千萬年曆服之長寔歸於一德
普天之下如日再中　上喜曰主文之作不可棄之其
表文之內可填此句收司上讞　御批曰才高一國功
可掩罪　謏聞瑣錄
尹公淮一日在家沈醉大臥　世宗遣中使急召左右扶
起上馬宿醉未醒人皆惧之及至　上前從容敷對畧
無醉色　上命草宣制揮翰如飛皆合　睿旨　上曰
真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一賢也　名臣錄

成廟始建環翠堂命諸詞臣作記使左承旨金宗直科次徐達城居正之作僅點三下餘皆塗抹 上改命宗直記之一筆而就文不加點 上極加歎賞掛諸楣間徐達城典文衡二十餘年不辭退一日問族侄曰外議以我爲如何對曰皆嫌其久專文柄耳徐怫然曰我進則金宗直必爲之矣盖惡之也或曰戊午之禍萌於此 涪溪記聞

成廟朝孫公舜孝位貳成兼大提學 上愛其才甚重之無戒其好飲曰卿自後毋過三盃舜孝曰謹奉 敎一日承文院上事大文書 上見其表文不善亟命召大

提學使者十輩不得舜孝蹤迹 上御便殿屢起龍床
待之甚勤薄晚舜孝始至露髮不斂酒氣滿面 上嘗
令此賀表文不好欲使卿改撰卿醉如此且余當面戒
卿勿飲約不過三杯卿何不踐其言也對曰臣有女子
出嫁不見久矣今日往過留之飲故不敢拒但倒三鍾
而已 上曰鍾以何鍾對曰飲以食鍮鉢者三耳 上
曰卿既醉恐不能作文當指提學與之撰呈對曰不須
煩提學臣請結撰俄而曰臣已作請書副本 上命撤
御硯與之舜孝書罷倒筆柄循行而看一過跪而進之
上急取觀之文無一字可竄字無一點可刊 上大喜即

付承文院封裹以送因命司甕院供宴具以樂之命極歡大醉仍呼韻以張良爲題賦四韻無不應之如響 上大悅命出一宮人彈琵琶而歌之命舜孝起舞舜孝仍醉倒 上解藍錦段貼裹覆之至今聞者感涙 五山說林

權承旨採早以文章名世早沒金將軍自雄深惜之朴舍人以昌曰子無患主文者之無其人牧隱逝而陽村主之陽村逝而春亭主之春亭逝而尹大提學主之提學逝而權止齋主之止齋若逝南秀文主之秀文若逝我亦在我逝將軍亦在何患採之早沒乎其論文章日就卑下之意隱然言表 筆苑雜記

徐四佳居正秉文衡二十三年取士者二十三榜故如金

佔畢宗直姜晉山希孟李三灘承召皆不得為之 芝峯說

中宗己卯南袞旣拜相請免大提學 上問誰可代者袞

曰被罪人中有數人可當者而新被罪唯李荇秩卑然

世宗朝申檣辛碩祖為守大提學荇則猶未為嘉善此

外未知其人也 上特加荇嘉善拜守大提學 東閣雜記

中廟朝藝文應教黃孝獻以不能賦 御題排律自劾即

遞 宣廟朝藝文提學柳眉菴希春以不能詩律四六

懇辭筵席亦遞 眉菴日記

蔡仁川壽為壯元而壻金安老李耔俱壯元一日為龍頭

會中壻金延昌勘亦欲與之以非魁排之金以今其夫
人往告之曰小壻三十五爲大提學乞以此入系也仁
川笑曰是不可不許系也遂召而與宴云 識小錄
蘓暘谷世讓乞養爲洪州牧使赴任未數月李容齋荇建
白文章之士不宜出外 宣廟即命召還 芝峯說
明廟朝洪暹爲大提學以衰老辭 明廟下相臣議其時
領相曰文章與氣爲盛衰洪暹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
懇辭當聽許暹以此竟釋重負 愚伏集
嘉靖庚申將出新大提學政院依故事凡嘉善以上文官
皆牌招俱詣慶福宮之賓廳之廊甚寬敞而宰臣之承

命而來者滿於賓廳領相尚震左相李浚慶北壁曰折而西壁洪贊成暹以新遞大提學居首其下諸宰以次列坐贊成曰故例自亂其代薦禮判鄭惟吉知事尹春年同知李滉是日禮判來參尹知事病不來余以注書持薦單自下而上就坐而請圈点嘉善多圈於林塘至朴永俊始圈於退溪圈至一宰則出坐稟政丞前曰人各圈一人余意三人皆合請並圈之政丞許焉圈臨畢持詣領相前林塘十六圈退溪十二圈滄洲只五圈領相指滄洲名下曰此太小我須圈之即圈其名下滄洲以此得六點後日命以首薦多圈拜林塘大提學此平

時故事也乱離後凡主文之出只脾招時相與六曹判書而會圈甚至朴忠侃以蔭官適玷判書偃然圈點不之恥人皆唾之故事非久猶可據而兵乱後任意創出新例仍遂行之可歎 月汀漫筆

藝文應教必以將来主文者兼之在平時金貴榮盧守愼姜士溺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篈隨闕除授自許篈後常缺而不補壬辰以後惟李好閔外絶無兼帶者盖重其選也 芝峯說

宣廟朝朴思菴淳爲大提學人望不洽朴嘗有石逕笻音宿鳥知時人謂之曰宿鳥亦能欺世目盖譏其不稱也

當時主文者皆老師宿儒朴之取談固然而今之典文衡者較於朴又不翅天淵人才之汚下一至此哉 孝宗朝大提學圈時有一武官語人曰吾名恐亦在於薦中云聞者笑之 菊堂俳語

宣廟元年大提學朴淳啓曰大提學提學雖同是館閣之職提學之任不如大提學之重也今臣爲主文而李滉爲提學高年碩儒反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地請遞其任以授之命議大臣皆以淳言爲然於是命與相換先生遂以老病不堪連日力辭得請 朝野記聞云云

宣祖壬申朴思菴淳領黃閣盧蘇齋守愼鄭林塘惟吉爲
左右台鄭松江澈爲右贊成守慶爲左參贊皆壯元及
第而三公皆經大提學贊成時爲提學守慶曾經提學
五人一時爲同僚盛事也其時作契軸名曰政府龍頭
會軸 聽天雜錄

李漢陰德馨三十一主文方其朝廷會薦獨於公少一圈
滿座愕然東園金相貴榮笑曰此老夫所爲也年少位
卑行先諸老稍待才老德熟如何公聞之欣然深服 白沙集

李東岳安訥十六以騷賦屢魁泮試 宣廟一日問大司
成金應南以諸生中可合長日主文者金以公對 宣

廟問其家世年甲大奇之識其姓名于榻上 澤堂集
世祖朝申叔舟以領相兼大提學禮曹判書魚世謙李荇
金安老成世昌以議政兼大提學 宣廟朝柳成龍以
左相兼大提學吏曹判書 芝峯類說 仁廟朝金瑬今
上朝金壽恒入相仍兼文衡南九萬崔錫鼎亦仍兼旋
辭遞
玉堂舊有大石硯常藏于藏書閣每值大提學入玉堂科
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止亭袞主文別
作一大硯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遞文衡傳于李
容齋荇其後歷數公而硯猶留容齋家及鄭湖陰爲大

提學居廬已卒夫人尚無恙以硯送于湖陰曰此君廬
意也自是例傳于主文者壬辰兵燹之後漢陰李公購
得之傳至李爾瞻之敗硯亦失玄軒申公既典文用安
東馬肝石琢造如故樣由玄軒而傳之北渚金公故事
每文衡交任傳硯之際必有唱酬詩作遂成文苑美事
癸酉余再遆文衡完城崔公代之將送硯余贈一律曰
空門衣鉢有宗風藝苑相傳事頗同妙手名指銀不律
文心聊託石虛中齊盟再主甄前輩巧匠傍觀笑拙工
從此騷壇倍精彩朔方旗鼓得元戎 谿谷漫筆
仁祖朝李白洲明漢以都承旨兼大提學以曾無前例請

適本職吏曹啓以前例無可據李景奭曾帶藝文提學
故都承旨下批時改直提學爲提學今此大提學事係
新規 上裁 上特命仍帶 白洲行狀
仁祖朝金瑬拜右議政特命仍帶大提學辭免箚畧曰大
提學例兼知成均館事知成均乃是二品秩也安有忝
在相職而復兼二品者乎官方失序所關非細 北渚集
顯廟戊申將薦文衡望時李白軒景奭以原任大臣前大
提學將主薦而病 上命在家薦聞公辭以不敢詣待
漏院書進 謚狀
顯廟嘗召諸公子儀賓于醉香亭賞菊因從容下教曰孝

廟嘗謂鄭斗卿之詩不下於李長吉而予聞其人闊於事

情不堪為應俗率相可恨仍吟其詩域中王亦大天下

佛為尊之句曰予外祖谿谷張公以為此句可與李杜

相上下 孝廟在潛邸親聞而教予故至今不能忘又

教曰 仁祖孝宗每以金宗直之不典文衡為国朝欠

事鄭斗卿老病雖不行公終不以大提學書於册旋則

豈不寃乎蓋 聖意欲以鄭公朝拜夕遞以華其啣而

鄭公官止提學終不得主盟詞壇於此可見聖考謹於

官人而亦有敎存乎其間也 顯廟語及鄭公多稱東

溟又嘗求得其詩稿使寫字官繕寫粉紙以錦粧纘常

置香集之上　公私見聞

湖堂

英廟丙午召集賢殿副校理權採著作郎辛石堅正字南秀文等 傳曰予聞爾等年少有將來自今除其仕各安於家專心讀書以著成效其讀書規範受大提學下季良指畫 出湖堂之始東閣雜記

成宗丙申館閣諸公建白選文臣年少聰敏者蔡壽權健許琛曹偉楊凞止俞好仁六人給暇讀書于藏義寺常時朝叅皆不與焉時謂之文章接一日班會弘文舘書吏於司憲府捧案注蔡公名下云文章偶脫接字士林皆笑之目爲蔡文章權文章 謏聞瑣錄

成廟修龍山廢寺命曹偉作記并額讀書堂三字賜酒樂
遣承旨落成之明朝裁謝箋赴闕加紅帕亟舁而前之
随以女樂榮　君賜也 龍泉談寂記
盛時賜暇讀書例選十二員分二番直宿讀書大提學日
課所製考第以上之月三宣醞則有別製有賞格而三
司各官數遷及呈告故常不備番數或三四員而止而
例給一月飯米豆各十五石內贍寺日供酒各一瓶蔬
菜柴炭稱是乘馹出入粧二方舟以待宴遊掌樂院供
妓樂雖中書舍人司不敢爭先堂員又需索內外官員
無敢闕應書吏九口使隷八口皆受料布 澤堂集

自 世祖丙子年間集賢殿始罷二十一年之間書堂亦罷至 成廟即位首開藝文館復古集賢之制歲丙申復用 祖宗故事賜暇而癸卯歲以龍山廢佛寺為其所未有名稱燕山甲子廢其制堂遂為宮人所占 中廟中興首復舊規假寓於古淨業院乙亥卜基於東湖月松庵之西麓次年丁丑春功訖閏四月出寓即所謂湖堂也自壬辰亂後蕩然無存賜暇久廢 宣廟戊申大提學柳根啓請復設始以漢江別營為讀書之所上陵

尹鉉文會堂記

書堂例以四十前人選差至李青蓮後白始以四十得之

李甯瞻四十八兩得之又破格矣堂上後仍帯者朴氏

𢾺李德馨也識小錄

仁祖朝鄭百昌李明漢陞通政後仍帯湖堂澤堂集

方伯

成廟朝兪濬溪好仁乞養爲山陰縣監嶺南方伯陸辭上引見曰予故人兪好仁見任山陰縣監卿其斗頓方伯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　祖宗朝好氣像於此可見芝峯說

成宗朝李青被陞爲忠清觀察使時公之父爲槐山郡守有旨宣召曰父爲郡守子爲監司交代之際授受甚難其速上來時論榮之名臣錄

成廟朝有一人自方伯入承宣　上問曰聞監司以食飲豐薄殿最守令然乎對曰有之　上不悅曰豈以口腹

之供責諸宦人也對曰食飮之具尚不能適口況於他事乎　上曰是也五山說林

成廟朝孫舜孝恩寵最隆出爲關東伯一日入京肅拜　上御便殿引見賜酒接語良久而罷舜孝即日下直還去兩司論其以藩臣未有名命擅自上京請罷職　上引見兩司賜酒問曰久離榻下思戀其主來見而去人臣至情而如是論之罪之輕重予未及知須詳之兩司踧踖而退松窩雜記

孫判樞舜孝嘗爲江原道監司適大旱禱雨無效公曰不得求雨者無他守令不盡誠也如或誠心感天則天必

應之遂齋戒親出祈雨半夜聞雨聲喜而歸曰戒當謝
天被朝服立中庭無數拜天雨勢漸急有吏持傘倚後
公曰歷尊处安用傘爲命去之衣服盡濕 兼語
中宗癸卯憲府啓罷慶尚監司李彦廸論其以訟者咎已
累刑殞命也刑訊之權固在監司見有好惡之事則理
當治之公之公正人皆信之豈施私怨於一訟人乎林
百岭粗俗不學持平李滉儒者而亦然蓋其規模不宏
也金宗瑞爲嶺伯時有如是者即令於前刑問仍致死
物論過之而不譴未聞待之如是其薄也 蘇齋日記
李青蓮後白按鄭嶺北盡袪宿弊郡縣賦入蠲除殆盡雄

富之邑遂爲凋殘其後守宰或鑿空池稅徵之民始苦之林愽以詩傷之曰蕙折霜風玉委塵一時淸德動縉紳可憐貊道終難繼相國醫民是病民 五山小說

國朝中古以上内地監司多以覲親成婚事往來京中多見於名公狀碑中 晦隱集

仁祖朝李判書睟光病重其子聖求方任全羅監司 仁祖特命發騎下諭毋代疾還 顯宗朝具綾豊仁墍病重其子鎰爲洪州營將及京圻水使亦令不待交代來覲 文谷集

仁祖朝李完豊曙爲京圻觀察使武弁之爲觀察亦異數

也

仁祖丁丑李袨自管餉使仍授方伯故仍兼管餉之任厥後平安監司仍以為例 備局謄錄

顯宗朝洪汻川命夏為首相先考為左議政時兩界闕方伯當出其代有一宰為不繫私計求為一處請于備局諸宰、、交薦之先考亦不能無動於諸議洪公正色曰兩界方伯任重故使諸宰薦之使大臣擇擬事體之重當如何耶而今為一人私事兩授之則 廟堂反為人施惠之所矣僚相之動於諸宰之言得無歉然乎其宰終不見擬 日綵錄

顯宗戊申閔熙爲全羅監司物議以兄弟交承爲不可大司憲鄭知和曰考諸法典則無交代相避之規而嘉靖乙巳年間受教有掌錢穀之官交代相避之文故事監司只按廉而已無主管錢穀之事而今則監司皆有所管相避之法不可不議定也遂遞閔熙仍爲定式 備局謄錄

顯宗己酉公州降號爲公山縣備局以監司之兼帶營下邑旣不可已則以監司而兼縣監、、之下官爲判官政體官制俱甚顚錯遂請仍稱公山以存當初降貶之意改稱府使無損方伯兼帶之體 上從之 備局謄錄

肅廟甲子領中樞金壽興白 上曰監司爲一道之主其

任甚重 仁祖朝以才譽稱專任監司者不過五六人
近來官方大壞文官堂上無論才局有無有若輪回者
然用人之道不當如是 上命極擇有才能者任方伯
寶鑑
崔艮齋奎瑞按湖南還崔明谷錫鼎訪其政於湖人答曰
無他事道內人只稱曰三閑謂簿牒閑工房閑妓樂閑
也 病後謾錄
肅宗辛卯黃海監司鄭是先以乘轎事難安陳疏右議政
金 曰受敎中雖曰堂上官曾經承旨則乘雙轎未
經承旨則乘獨轎南武不可乘云而頃日尹就商以巡

撫使出去事體與方伯相適故臣以乘轎為無妨矣官至監司留守則雖南武豈有不可乘之理乎 上曰監司留守異於他職許令乘轎 備局謄錄

肅宗壬辰領議政李濡曰方伯是一道之重任不宜暫曠故或有拿命則其代十五日內發送事曾有定式身死之代比諸拿來尤宜緊急而此則姑無定式之事或瓜拿來例為限而近來朝令不行過限不去者或有之此不過無責罰而然矣臣曾為湖南方伯其時適因緊急之事除授後二日辭朝發行後六日到界而自 上猶以為遲滯特命推考此豈非重其事之意乎 上曰拿

来之代十五日發送則身故之代尤爲緊急以十日定
限而如有過限不赴者自廟堂論責可也 備局謄錄
肅廟丁酉右議政趙泰采曰江華前留守崔錫恒方當與
新留守權惰交遞而落傷甚重身無起動交龜之勢曾
聞閔鎭厚江留遞歸時以入直議藥廳不得出外交代
使軍官替傳云矣 上曰依其例替傳可也 備局謄錄
許持平厚文集有曰平時監司騎獨轎暑日則去帳以日
傘隨日影所及而遮之寒日則垂四面帳而行近間三
面擧帳不知其爲犯僭於 御輦云云其言誠可悚然

守令

麗氏之朝惟以恤民為重以郎將等不習民事不知治道不授親民之官雖以巨濟在海中倭奴初程猶以文官之初陞六品者差送李奎報作序以别其文載於東文選今可見矣至忠烈王朝曰郎將等之疏始有擇而差送之議然郎將之為守令者亦罕是時武擧所取只四人而已此其五百年間黎民安業既庶且富列邑官庫亦得以充牣矣我朝自 祖宗以来亦有武弁匆差內地之令而 靖陵中年以後權奸繼踵利其苞苴忽於防備多以親厚年少武官差授饒邑恃勢縱恣悅人肥

已無所不至人心怨叛邦本病矣 松窩雜記

大典文官之出六品不經守令不得陞品朝家重治民之政此亦可見矣夫為国者為民々々者為国々々共民豈可分而二之乎 仁祖朝辦事者謂之国偏恤民者謂之民偏此非識者之言臣嘗忝經筵官白之曰趙辦之人古史短之国偏民偏之說恣行則不出十年貪官污吏為藉口之資民不得保矣且先朝禁碑之令出於矯一時之弊而如或為一切之法則誰肯施恵而犯朝家之禁乎污吏從此益肆矣 顯廟朝白軒劄

成廟時州郡或有不治聞者拿致闕下親臨決杖仍還其

任而戒之曰如不改心為政當加誅之人〻莫不競勸

五山說林

李師長世靖治經學精熟累擧不第訓誨隣子弟不倦受業成立者甚多李貳相希剛成參判應卿金同知公碩伯氏及余皆受其門性疎簡拙直無幹能一時受業者同力薦之拜青陽縣監時崔貳相淑生新除爲觀察使受業諸公出門外餞行仍以青陽付囑曰是我輩受業師長也有學問清操慎勿妄加貶考崔公唯〻而去到界初考居殿最來崔公適還余同伯氏與金公碩往見崔公曰湖西一道豈無猾吏賊民者而催科政拙者居

下公之考績不亦謬乎崔公曰他邑宰雖猾只一賊耳民猶可堪青陽主宰雖清六賊在下民所不堪且腹裡空虛之人豈宜作宰一邑乎余曰李師長腹中六經充牣何以云腹中空虛曰公等將李腹之六經盡分取以充自家膓肚裡用是取科第立身李腹雖大公輩許多人取之其無遺腹可知滿座大笑 思齋摭言

鄭新堂鵬為青松府使成相希顏書索栢蜜公答曰栢在高峯頂上蜜在民間蜂桶為太守者何由得之成相愧謝 名臣錄

奇判樞虔為濟州牧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公未上

任先敕備棺槨敎以斂葬州之葬其親自公始一日公夢見三百餘人叩頭謝曰賴公之惠得免暴骸無以報息公應於今年生育賢孫果然 名臣錄

退溪先生治丹陽及其去也吏人欲修理衙舍入見房廂塗紙明潔如新絶無滲嚆點抹吏民大悅 洋堂集

退溪先生吏治一以簡靜不擾爲尚其收賦於民也雖甚輊約而若民所當爲之事則亦無所增減不爲遠道干譽之事其待吏民一以誠信不逆其欺詐也 遺書

宣廟朝俞參議昔曾以邑人之來訴特爲再除羅州牧使

芝峯說

宣廟乙亥　上問吏曹曰當今治郡第一人誰歟吏曹以
呂州牧黃琳等四人對特旨拜琳大司憲　栗谷日記
咸鏡一道僻於野人且有藩胡朝廷自前南北兵使及北
道大小守令皆例以武夫差遣加以朝廷絶遠無所畏
忌爲守令者專以酷刑箕斂爲事間或擇遣文臣稱望
者絶少民以晝賊目其守令有一北氓初赴京城者至
成均舘前路謂同伴曰此何郡府其伴曰汝不知乎乃
朝廷聚會晝賊長秩之處此言雖過於憤激其情可矜
而聞之亦可愧矣　松窩雜記
六鎭守令自　祖宗朝愼擇西閫用文官以彈壓列鎭

先王朝李友直爲穩城府使藩胡至今頌其淸德如全
命元韓準鄭𧄍由六鎭府使終至大官者比〻余於壬
辰之亂御命本道六鎭軍民擁路執鞚曰顧官早爲此
道兵使或守令以活民在〻皆是盖苦武弁之侵漁故
也 芝峯說

金南窓玄成屢典州府洗手奉職廉聲著世性疎雅不閑
吏事不事鞭朴淡然鈴齋終日吟哦好事者爲之語曰
南窓愛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無犯官庫板蕩一時傳
笑操守甚正廢后廷請一不進參以此閑廢累年杜門
謝客以書史自娛余嘗受業其捐舘也纔紀初喪數間

草屋只書冊一箱朝衣數件而已其清修苦節無愧古人位不滿德惜哉（竹窓閑話）

或問李完平曰某性鈍懶不能從政公曰此不專之過也專則志慮必精亦能記憶吾常時亦好看書若當官則束書庋之晝夜公事而已今人作郡讀書此非吾才而能及也（謚狀）

宋安東象仁以官穀未納刑訊上庠士子或有死傷者李輔德埈疏論其事仍被駁遞娼庵朴丈知鑿因論此事曰昔先君爲宰時雖籍校之輩苟名爲士者巾服呈狀則必冠帶而臨之若犯罪過必用楚撻所犯者大則先使

渠輩鐫名于校籍然後乃加笞杖雖戶長吏房輩有罪
則先遞其任而罰之此爲屬廉恥之道也 冶谷三官記

朴錦洲炡新除南原新迎吏私通本府曰年少兩班不言
不笑兀然端坐其中不可測一時以謂此可爲錦洲畫
像贊 晦隱集

仁祖乙酉江陵府使姜栢年廉謹善治以親年八十呈遞
邑民幼學沈之河等百餘人呈備局願以大米二百石
納官補用冀遂借冦之請備局啓以當此極寒遠道來
訴至於納米之請尼可見民情栢年之父雖年八十無
疾病其居距本府不甚遠不當拘以法制請從民願仍

任勿許納米　上從之備局謄錄

金清陰兄弟爲邑雖粟敬差必親檢滌器九庵集

仁祖甲申右相徐景雨啓以全州素稱煩劇難治新除府尹宋國澤曾前雖有治聲而語其名論則非彈壓之人也全堤郡守趙絅剛直有重望且其廉操足以爲人綱紀以此兩人相換差送則可以壓服物情而俱是未赴任守令事勢尤爲便當　上從之備局謄錄

孝宗庚寅尚州牧使李惘陞拜水原府使司憲府啓以惘以本道討捕使深知此獄曲折讞訊之際明審情僞獄事垂畢而惘遽移職若令姑留數朔使之結末則推治

賊倘可無未盡請李㦖決獄間姑爲仍任　上令廟堂

稟處廟堂防之　上曰此非尋常獄事詳知首末之人

不可任先遞去依臺啓姑爲仍任 備局謄錄

孝宗壬辰備局以寧邊新府使李增方在靈光地而無幹

蝕之名淳昌新郡守李英發久在西路熟諳物情請與

李增相換　上從之 備局謄錄

肅宗戊子備忘記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不可不愼擇昔

唐宣宗以李行言之名帖於寢殿柱予嘗作一帖名曰

代柱帖列録廉啓守令時、考閲萬必有落漏者令銓

曹總廉守令抄出書入 寶鑑

肅宗己亥領議政金昌集所達近來守令要譽成習凡民
間應捧之物一切不捧至於稅大同亦不收捧上納一
時或有譽聲而民習之日渝邑弊之不貲未必不由於
此而御史廉問書啓皆以此為主以長要譽之習誠為
未安自今以後守令治績只論七事凡干要譽之政切
勿取論於書啓宜矣 令曰依為之 備局謄錄

宋孝憲欽每於出宰赴任之際新迎馬只三疋也盖公之
所乘者一馬而母與妻各一馬故時人謂之三馬太守
曾守礪山之日鄰傍大路無物接賓故别作釀酒法名
曰壺山春 知止堂家狀

吏胥

府吏胥徒實耗國之大蠹不可不汰省令兵曹判書南九萬汰去者近百誣譖朋與然後其利益則已不貲矣伏願亟令諸曹一例汰省焉時俗之語曰掀天動地者不可下手蓋謂市井吏胥也此輩聯通棊様窠操禍福之權不可不知也又曰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則有云朝紳有與市井吏胥交好輒阻清望今日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為生故能自拔於頽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從罷罰請囑四至極可寒心 尨庵疏

臣聞中朝內自部府掾吏外至鎭邑吏胥凡仰於官者如

皂隷守子之屬莫不有月俸銀二兩半而一人在官則在家子弟雖至四五皆不延役云以宗成周府吏胥徒祿同下士之意也我国則内自書吏皂隷典僕外至衙典書員使令等日不離官其苦莫甚而了無一錢之所及既不暇治農又不能爲工爲商而其衣其食畧無出處作賊則不暇焉乞則無閑此所以欺官弄術怵民要貨窃簿盜財入倉偷粟不顧廉恥者也重峯疏

疆域

朝鮮爲壤檀君肇国箕子受封皆都平壤漢置四郡二府

自是三韓瓜分馬韓統五十四国辰卞韓各統十二国

厥後三国鼎峙新羅之地東南至海西至智異山北至

漢水高句麗東至海南至漢西北踰遼河百濟西南至

海東至智異山北至漢新羅滅高句麗百済及其裏也

弓裔據鐵原稱後高句麗甄萱據完山稱後百濟高麗

始祖統合三韓西北以鴨綠爲限東北以先春嶺爲界

至我朝建都漢陽定爲八道中曰京圻西南曰忠清其

西抵大海皆古馬韓之域高句麗百濟分據其地東南

曰慶尚其東南抵大海本辰韓之地南曰全羅其南抵
大海本卞韓之地後為百濟所有西曰黃海其西抵大
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後為高句麗所有唐滅句麗不守
之新羅遂幷之季世為弓裔所據東曰江原其東抵大
海本穢貊之地後為高句麗所有西北曰平安西抵鴨
綠北接靺鞨本朝鮮故地為高句麗所有東北曰咸鏡
東抵豆滿江北接靺鞨本高麗之地東皐集錄示許天使国
高麗時用銀瓶為貨名曰闊口象我國地形云今未見闊
口之制蓋我國地勢狹而長王都南距長興九百七十
五里北距江界一千三百三十里東北距慶興二千三

百五十九里西南距彌島九百里西北距義州一千一
百四十里東南距蔚山九百二十里東距寧海五百四
十里西距高陽三十里則可知濶口之撱形也 謏聞瑣錄
咸鏡道雖云高句麗故地而新羅統三之時力不及於東
北悉為淪入於女真高麗盛時亦只以鐵嶺為界睿宗
遣尹瓘吳延寵等逐虜開邊遂置九城而旋得旋失不
為我有我 太祖起於本道奄有大東西北抵於鴨綠
東北抵于豆滿在 太宗時以守臣之失禦棄富寧以
北以即今輸城驛石幕地為界 世宗朝金宗瑞復開
六鎮而藩胡之居在江內者有難一時盡逐挑其私怨

故築長城于江邊氏江之內地在長城外者剷而與之

富寧車踰嶺外諸處是也今爲茂山府 葉泉集

田政

世祖朝天順壬午量田　中宗朝嘉靖癸未量關東田

宣祖朝萬曆甲辰改量田　仁祖朝乙亥改量三南田

顯宗朝康熙癸卯改量京畿田 歷代撮錄

金將軍應河徵時爲鐵原量田監官均田使欲高其田品以厚其稅而將軍執不肯受杖而猶執前見鐵民至今感德　顯廟癸卯量坼甸田上司勒令宮家田土陞於高等曰宮家無稅置之一等無妨楊州有金姓監官爭之曰宮家免稅不過幾十年然田之歸于民間須臾間耳必爲無窮之弊上司不聽及至今日民多棄而不耕

国家平時八道田結合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五結一負癸卯年時起平安道外七道合九十四萬五千一百五十三結十八負三束甲戌年時起八道合五十三萬七千四百九十四結二十一負乙亥時起京畿江原黃海咸鏡平安道外三道合八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七結四十五負一束 芝峯說

肅廟庚子改量三南田後京畿元帳付田六萬一千八百六十二結沓三萬九千三百九十四結 湖西元帳付田十六萬五百二十八結沓九萬四千六百八十結

湖南田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七結畓十八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結　嶺南田十九萬三百五十四結畓十四萬六千四百二十四結　海西田十萬二千四百七十五結畓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九結　関西田七萬一千九百五十八結畓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六結　関北田五萬六千二百十二結畓五千三十一結　関東田畓并四萬四百五十一結　八道田畓元帳付合一百三十九萬一千七百三十三結

我朝各等田十四負准中朝田一畝大典

肅宗癸亥八道田結一百三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結内

雜頃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八十一結 朝野記聞

畎畝根本之地理宜優恤嵤則以四等作首田則以六等作首 壬寅量田事目

夏后氏之貢法以十年耕爲準七年豐三年歉爲上田三年豐七年歉爲下田五年豐五年歉爲中田永定納稅之數以爲百年通行之制令勿改量勿遣均田御史令各邑守令句管歸正而以監司兼均田使另擇都事爲郎廳每道分二年完量而且自廟堂取考諸道各邑田結摠數各分上中下三等如見行㯽數万結之邑豐年則九千結凶年則五千結中年則七千結定爲收租

賓數每年八月本道監司察其年事之豊歉等第以聞則明春收租多寡可坐而知豈不明約而有統緖哉 明

右劄

民賦

麗末有戶布之征 太宗庚寅教曰戶布雖爲軍需無故取民非法也命罷 歷代總目

世宗丁巳行貢法地分六等年分九等以上下其稅 歷代總目

京畿生鮮生雉之進大爲畿民之苦寔国初所未定者也 莊憲大王令水民三百戶輪回納魚止爲三時之鮮是時魚價極大者不滿米斗 康靖大王末年孫舜孝爲監司適華使之來恐其久留多歛魚雉於民擬用迎接而華使遄還魚無所用日以單字計送于司饔院及其將盡舜孝以爲適日將近當止於臣身乃再歛於民 而

進之繼舜孝者以爲舜孝尚尒臣何敢廢之引而舊規

以及于今則魚價漸重或以四結定其一尾之價四結

難備則定以八結每結二斗合得十六斗米以貿一尾

重峯疏

燕山辨瑞葱臺時徵下道軍民雇役輸布浩繁民不能堪

盡析衣內縣絮再織成布其色燻黑而尺短由是至今

綿布之麤惡者謂之瑞葱臺布 謏聞瑣錄

宣祖丙子嘗閱大典有載郡邑皆積薪蒭州府則積蒭十

萬束路邊則加萬束乃下教令郡邑皆依大典積薪蒭

民甚苦之 寄齋日記

各道民結均賦米豆皆令輸到京倉各司貢物及方物進
上計物定價如濟用監進獻苧布價木之例使有司貿
用而若軍資不足及国家别有調度之事則貢物方物
進上量數裁減而米豆之蔵在庫中者不煩擾作而取
之無窮矣臣聞皇朝無外方進上之事只以十三道贖
銀付光禄寺凡進供之物皆貿而用之若有别用之事
則以特命裁膳而用其價銀故遠地之民不知有輦輸
之勞而工匠百物無不湊集於京都此其立法之善也

世傳開城府城内民户前朝時十二萬而還都之後僅八

千餘戶今漢都平時戶八萬不及開城府之盛而亂後
死亡殆盡至今二十餘年未滿數萬戶生聚之難如此
芝峯說

光海朝李完平元翼請設宣惠廳行大同法每春秋民田
一結各收米八斗以時價給各司私主人使自貿納上
供諸物而優剩其數使主人亦得以自資此外不許升
米加徵於民戶光海命先試之圻內巨室豪民皆失防
納大利百道沮撓光海屢欲罷之而以圻民言便故行
之　仁祖反正初公首入相請遍行此法于八道而以
都下浮議止行於關東潛谷集

江原道嶺東則壬辰兵亂不甚故各邑自有舊帳依倣打量視平時帳數本無減損而其後逐年動加嶺東之民不堪重役嶺西則醜經兵火舊籍已湮量田之初多從苟簡故多占漏田者或以自饒 澤堂集

大同法完平始行於圻甸後二十年權吉州盼觀察湖西乃取完平之意平停一道田役出入劑為絜法事未卒行籍而藏之後十二年戊寅金潛谷堉按是道發視其籍歎曰活民之道不外是矣入朝未幾際遇孝宗遂開大同廳李延城時昉亦為參畫通筭一路田案無問邑之大小惟視結數多寡每結出米十斗山僻州縣准

米出布咸委輸于京師 東州湖西宣惠碑

大同之創設也相臣金堉為定規例米則可食而已綿布則其細五升其長三十五尺云而下送見樣布於各邑矣後來漸失其舊米至於玉白綿布則年增歲加細至於八升長至於四十五尺 尤庵集

孝廟朝李白江敬輿為首相以圻輔為国家根本而大詢於此使供頓之役遂建議歲取諸道耗穀三之一輸于京倉名曰常平又聚他財穀以益之以供四站支頓之役一鷄一魚皆自官辦不以煩民民以為便 息庵集

孝宗辛卯行大同法于湖西一結收十二斗以供京外之

用戊戌又行于全羅道 歷格

漕運

高麗初南道水郡置十二倉忠州曰德興原州曰興元牙州曰河陽富城曰永豐臨陂曰鎭城保安曰安興靈光曰芙蓉羅州曰海陵靈巖曰長興昇州曰海龍泗川曰通陽合浦曰石頭又於西海道長淵縣有安瀾倉、置判官州郡租稅各以附近輸諸倉翌年二月漕運近地限四月遠地限五月畢輸京倉 隨錄

顯廟戊申南判書二星論泰安掘浦之非宜曰所謂掘浦臣亦目覩而當事之人旣已審視其可否臺閣之臣今又質言其便利而然乃王康鄭襲明之所不得施設安

哲孫申叔舟之所不能成功一朝斷以爲必釁窃以爲

過矣 藥泉集

良役

文宗朝以民多遊手軍額日減下 教申嚴度僧之禁 誌状

仁祖朝丁卯年間朝家大搜閑丁充補軍籍而餘丁屬之兵曹歲収綿布其後汰定及落講餘丁自備局移送兵曹者數千餘人查正廳冒屬忠義二萬人分屬於禁衛軍保而其餘則盡歸餘丁此皆無役閑丁而守令不敢下手甚乖事宜其中尤甚無理者丁卯餘丁中業工匠者稱以匠保凡餘丁異於正軍老故無代定之事而此則以他匠人代定其數多至三千餘人兵曹之句管工匠亦無意義請宜並罷餘丁歸之各邑俾令充補闕額

上令廟堂稟處 明谷疏

仁祖丙寅春正月初一日京中及八路民皆佩號牌是法一二品牙牌三品以下角牌生進黃楊木小牌㚘以上後面烙印品官及 小木牌大年〻号烙印〻前者書歲居住印後者兵書榜軍民大木牌年住身長疤記大年号烙印宗室及文以紅填武青蔭黃雜白色僧徒南漢立役三兩受度牒後給牌無牌者斬告者免役 日月錄

孝宗朝俞市南棨上疏曰 祖宗之世士夫子弟凡爲兒丁者無貴無賤莫不各有屬衛民志以定民役以均自

夫国綱解弛士夫耆隷不復隷名諸衛雖窮鄉寒族支
庶側生者莫不以爲大耻故今之所謂有廳諸衛者舉
皆雜賤之類而　祖宗舊制乖亂盡矣衣冠之士所以
厭惡軍籍以其有定軍之名也今若自　上親下明旨
痛諭以均是天民不可獨享晏樂之理垂盡良丁不可
偏被侵苦之狀上自朝廷百官暨于前啣生進倡先出
布自幼學品官庶孽許通一應不合定役之類年六十
以下有屋以上許納一疋之木然後雖有軍籍之舉永
不令更屬諸衛使中外曉然知此舉意不在於簽丁而
在於均役不在於不足而在於救急不在於侵削士族

而在於永許免役此令既行然後量度見今收布之數而比較其大小凡諸色軍布或半減或全減則不但老弱延故一時施恩之資而已也公之疏意即先輩鄭公經世趙公翼金公堉已發之論兩宋(浚吉 時烈)諸公相與講議欲以收布救得目前倒懸之急徐待年豐講行國典中五衛軍資等舊法而衆口沸騰朝論不一迄未有施措焉(市南行狀魯西集)

孝廟朝判書金益熙建白戶布之議其後壬戌年間朝家欲先試於關西而不果行(明谷劄)

孝廟己丑金慎獨集奏曰日後如有言號牌可為者必毋

輕施辯䙿者商鞅之法也爲国當先立紀綱何事乎辯

䙿 同春集

孝宗丁酉李公慶億爲忠淸監司言舊例公私奴婢父良母賤從母〻良父賤從父用是賤隷日蕃而良民日縮請自今男從父役女從母役以均之遂爲定制 西厓集

我国素無戶口之賦凡以軍兵納布爲經用民久病之顯廟知獘源有在將欲大變通立定制以爲永遠而事未及就焉 誌狀

顯廟甲辰南相国九萬爲大諫時啓曰黃海道各邑戊午丁卯丙子年戰死諸邑軍兵自兵曺至今徵布凡死於

王事者宜蒙旌表恤孤之典而非徒不然反徵役布於
沙傷之朽骨乃至四十七年之久而不除請永除其名
於都案中依啓 藥泉集

肅廟壬戌九月命蕩滌兵曹騎步兵兒弱逃故之徵布者
先是兵曹以經費全靠於騎步兵收布故兒弱逃故率
皆徵布侵徵隣族爲民痼弊庚申初朝家欲爲蕩滌慰
悅之奉令各邑查出則其數甚多有難一時代定既查
之後又不可仍徵悉出京外留儲歸之本兵以充一年
未收之數厥後國儲蕩竭不得每年充給以致侵徵如
舊至是兵判南九萬與廟堂講定節目捜括京衙門及

外方營門州縣歇役投屬之類統計所得軍保禁衛營
九千六十名御營廳四千二百名守禦牙兵二百餘名
摠戎牙兵九百餘名並盡充定闕額九萬又請查汰冒
屬忠義 上遂令廟堂設廳查正 寶鑑
肅宗乙酉右議政李 曰校生落講者勿定軍役只徵
罰布事曾已陳達自釐正廳作爲節目之後因論議之
不一尚未得啓下矣此事不但故相臣張維金堉諸先
輩之見皆如此反覆商量實涉便宜似聞外方物情亦
以爲當行云節目啓下須布何如 上曰試行之 備局謄錄
肅廟辛卯七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論良役變通之策領

相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戶布爲第一其言蓋以爲口錢
則繁瑣難行戶布則簡易正當獨禮判趙泰耉曰戶布
不可行臣意督責守令使之搜括良丁充定闕額作爲
令甲如雜頉虛錄之制則似有益矣右尹朴權曰戶布
即唐租庸調中調役也今若設爲九等之制貧富所納
適中則民役可均國用可支副提學柳鳳輝曰勿論某
名色良丁收布者每名各收一疋名曰良人布使一司
主管如戶曹惠廳而各衙門各營鎭一年需用之數磨鍊
支用則只收一疋亦無不足之慮八道良丁摠數及一
年需用多小先令抄筭爲宜　上命三件中更加商確

稟慶 宝鑑

肅宗丙申藥房提調閔鎮厚言正軍外餘丁等名色元無代定之事而湖南所在兵曺餘丁及匠人自前代定已成謬例今後亟罷此規 上可之 宝鑑

今取乙卯帳籍除兩界開城府江華府濟州三邑先將京圻 九萬八千五百九十戶 湖西 十九萬三千九百七十八戶 湖南 二十四萬九千七百八十戶 嶺南 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戶 關東 四萬八千五百八十八戶 海西 九萬八千九百三戶 六道戶數計之則摠九十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戶而紙牌之後加現者又至三四萬戶大約爲百萬矣其中公賤驛吏奴及如柳匠鮑尺癃疾流乞之不可徵布者

乃居其半或且過之百萬之中除此五十餘萬則其餘
實戶僅得爲四十八九萬而騎兵訓局別隊御營軍精抄
軍漕軍水夫烽軍等諸色正軍戶首之數將至七八萬
此又不可徵布、、實戶不過四十萬矣京外經費摠
爲六十餘萬匹今以四十萬將責六十餘萬匹之役則
其勢自當爲一戶兩匹之制惟以春秋各兩匹定式然
後可以經久無弊今若略倣古法以一家上下男女有
八口者稱以完戶（十歲以下不入於計口之數）春秋各納一匹而七口
以下則謂之弱戶只捧秋一匹則似爲得宜或言有官
職者亦爲收布則殊無君子野人之別名分彰壞不可

爲云然則不然若捧身布則人言猶或近之若其家
調征除爲均齊民役夫豈有損國體之理乎家與田本
無差別犀相田土既無不稅之規則士大夫家戶又安得
獨漏於衆役之日爲不征不調之民乎如親王子駙馬
大臣則特爲不捧宜矣儒不以定征而損其學武不以
居稅而居其力雖正勳之裔係從之孫亦皆以戶而納
其布以蔭而享其名斯固並行而不悖至於順貢騎步
等名色並宜仍存舊戶漸補前額只刊落老故停侍兒
弱則日後雖有更加變通之事亦無所損害矣 息庵戶布議
田稅則一結不過米四斗貢物則諸道中多者十六斗

者亦十二斗比之原田稅至於三四倍然應田役者猶得保存自壬辰亂後年分九等之法廢上上等一結出米二十斗者皆變爲下下等一結出米四斗之例雖別爲大同之役亦不至大損今若又以田結收布又以田結出束伍則農民旣應其本稅又應其貢物價又加以收布束伍二大役則必將荒廢其田土而不耕其爲獘端必將尤甚於目今恐不可輕議也 華泉集

民十六爲下丁十八爲中丁二十爲壯丁唐太宗時封德彝請選中丁爲兵太宗不許只選壯丁安史變起天下大亂隨處簽軍不問老少而猶選中丁而不及下丁故

杜甫以選中丁爲歎乃曰中丁絶短少何以守王城以此言之雖當戰爭之時簽民之急猶不及於下丁也我朝簽丁之法自十五入籍六十乃除其視唐制不及遠矣 仁宗嘗下教曰十五定軍壯年六十除軍餘年幾何盖將欲二十而定軍五十而除軍而未及底適矣 華泉集

户布之行尤有難者即今儒族之良困誠是仁政之所不忍然其來久矣聞之者當之者皆習之於耳目亦不以爲大駭至於户布則從前亂國稱以兩班而閑遊者其麗不億一朝皆欲收布則驚駭騷惑恐將生出大變藥

景宗辛丑八月備邊司啓以同右議政李健命劄進冊子軍布納二疋者減二疋後其一疋則以田結雜價充納雜役則移徵於煙戶而先試一二邑事旣已回啓蒙允三南營下邑不可不先試湖西之林川湖南之南原嶺南之宜寧亦爲一體設行以觀其便否何如 上允之

九月因持平柳復明啓辭還寢之備局謄錄

貨幣

高麗成宗十五年始用鐵錢穆宗五年侍中韓彦恭言使錢禁麤布駭俗興怨羅之肅宗七年始設官鑄錢文曰海東通寶遂告宗廟始用錢仍於京城街衢兩旁勿論尊卑各置鋪店九年又命州縣出米穀開酒食店許民貿易使知錢利時泉貨之行已三歲矣民不與行故有是命睿宗立又羅之恭讓三年中郎將房士良上書以爲本朝麤布之法出於東京等處若干州郡而作遣相渥便爲究朽請立官鑄錢一禁麤布時都評議使司啓曰吾東之錢如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海東通

寳海東重寳載之於中国傳籍盖可考也近古又造銀瓶為貨皆與布匹子母相權後因法弊銅錢銀瓶俱廢不行遂全用五綜布為貨近年布縷麄疎漸至於二三升民用不使商賈不行如有水旱軍旅之費將何處之錢瓶之貨猝難復行宜倣宋之會子元之寳鈔置高麗通行楮貨印造流布五綜布相兼行使 隨錄

木綿産閩廣交趾等處其大如盃土人為布名曰吉貝松江人始種於烏泥涇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用手剖去子綿絃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其功甚艱元初有嫗名黄道婆者自崖州來教以捍彈紡績之具至於錯紗配色

綜綫挈花各有其法織成被褥帶帨人旣受敎競相作爲及嫗死人皆感恩共葬之又爲立祠祭之今出京一路關外遼陽等處男女常服皆是綿布本国舊無木綿只用麻苧蠶絲為布高麗末晋州人文益漸嘗入朝取本綿種潛貯囊中并製取子車繅絲車而来国人競傳其法未百年流布中外国人上下所服大抵皆是轉貨居積盛行於世利益於人未有如此物者益漸之功不下黄道婆国家常錄用其子孫云（謏聞瑣錄）

我東方多銀礦故麗末被中国需索民不堪命我朝初年數奏得免上貢旣免則不可用之為国貨故 列聖遵

守邉閉採銀之路著之令甲至於舌官赴京如有私齎
渡江者罪至於誅迨二百年至壬辰倭警中国以銀須
賜我国軍粮軍賞亦皆用銀以然銀貨大行通貨上国
之禁廢而不舉市井買賣之徒不齎他貨惟用銀為高
下至于今日度支經費上国奏請詔使接待尤為浩穰
而銀價翔貴閭閻廢舉子母者仍以牟大利朝廷上墨
吏相賄舍然無由官爵除拜刑獄宥免俱以是為紹介
甚至排金門入紫闥與晉之孔方相甲乙可見世變之
易流而難遏也 象村集
萬曆乙巳 宣廟臨朝講特進官戶曹參判申湜曰楊州

地有産銀處當此國儲蕩竭之日許民採取官家收稅

則公私兩便矣李貳相德泂以司諫奏曰嘗聞我国各

山無不産銀而自三国至今採取者只端川銀則他處

亦多銀穴之言未可信矣且前朝末中国責以銀貢鄭

夢周奉使入奏僅得蠲減代以土物必以進獻難繼故

也翌日政院以無發落取稟備忘記鑿開泯泯死鑿

開銀穴人心死 竹窓閑話

肅廟甲申九月右議政李濡所　啓此京使行時各衙门

各軍門所儲銀貸每請貸去以驛官不即還納以致積

成逋欠故各衙門防塞不許盖彼中需用之路有倍於

前使行時驛官所持者少則出斂之際未免窘迫狼狽
之患故必欲貸去公家銀貨者此也回還之後以其所
貿之物貨下送于倭館一年二年稱以價銀之未及出
來無意還納以致各衙門銀貨徒存虛簿故各衙門之
必欲防塞者亦以此也今若自各衙門許貸之後以其
都數首驛次知分授於行中看庫之人貿取物貨還即
告知于戶曹則戶曹以其所貿物貨之數分付于東萊
府依數被執後待其價銀之出來直報戶曹則戶曹又
以各衙門見貸之數並其利殖分送以其餘出給于各
其物主則各衙門無煩徵督自可取殖而譯輩可除徑

先侵責之患亦可無延拖不納之患矣 上曰攸甚順

使依此爲之 備局謄錄

凡稍食之吏胥軍卒及有丘債之廉官以錢代給則公私兩便或以爲鍮銅非土産則錢不得出無窮矣臣又以爲自古有鐵錢以㝡近者言之則宋朝陝右錢及燕朝所行是矣 右庵疏

場市

故事八道各官各有場市以便貿遷惟京畿不得濫開場市者蓋京城爲人民之都會且是不耕不耘之地必待四方之貨物流通而有所相籍京畿近京故各土產来京貿換則京中畿甸相依爲賴也近來續續開市經夜以後其數愈繁物貨益滯今畿伯除松都外一禁京畿場市

白沙集

壬辰後飢荒日甚餓莩滿野余請移咨遼東開市於鴨綠中江以通貿易於是遼左米穀多流出於我国平安道之民先受其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賴活蓋其時我国

綿布一疋直皮穀不滿一斗而中江直米二十餘斗其用銀銅水鉄者尤得十倍之利古人以通商爲荒政之要用良有以也 西厓集

肅宗庚子知敦寧閔鎭遠達曰訓鍊都監以軍兵手造之物勿侵亂廛事草記而昔在 仁孝兩朝特軫陞戶砲手之資生無路其所手持者特令勿禁亂廛而結黨設肆者則他亂廛一體嚴禁矣今若以手造之物一併勿禁則凡千什物之亂賣者皆稱軍兵手造何以下其虛實乎 孝宗朝軍兵處或給市牌使應市役五分之一而今若給市牌則其弊必甚依前定奪手持小小之物

則勿禁稱以手造者勿施何如令曰依爲之備局謄錄

祿俸

皇朝祿俸正一品月支米八十八石通計一年則一千四十八石視漢二千石僅半焉然斗石之大倍於漢矣以是爲差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所謂祿薄於宋者也芝峯說

高麗祿制中書尚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六部尚書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歲米三百石最下如国子博士歲米三十石如學正錄事助教亦十石我朝祿制正一品米粟黃豆并計歲九十八石紬六疋正布十五疋楮貨十張一張準米一升從九品歲十二石正布三疋楮貨一張壬辰以後又減於此今則一品歲俸僅六十餘石又

無紬布楮貨 柳馨遠隨錄

高麗以十五斗爲一石與中國十斗爲一石有異 國朝至今因而不改 同上

高麗祿俸之制以左倉米十三萬九千七百餘石准給内而宗室百官外而州郡鎭將下而吏胥工匠莫不有祿第一科祿四百石第二科三百六十六石以是爲差至十石而止 芝峯說

凡官署之隷在京者供其司之役在郡縣者刑曹摠其額歲定其數簿上於京充百僚之丘史名爲選上奴其初跟馬趍走供使喚耳後漸收其雇布執不可禁則載於

国典月不過収升布两端今則升布漸賤三倍督徵貸人不能堪欲自供役則閣人蒼頭百般侵害納價而後已大官之職兼四五局者選上奴無慮五六十人太半収價則月常得百餘疋以資飲饌之費有一大官腰腹彭亨一奴戲謂其友曰相公腸肚何物而其大如是其友曰爾不曉事活吞下如許我輩能不大乎 謏聞瑣錄

吏員之有祿俸歷代皆然而国朝吏胥無給祿之規有去官之制然不得陞遷更無生理其因緣欺罔弄法作奸固其所也自變後吏額減縮權給月料而議者猶惜經費欲加裁削不知其可也 芝峯說

各衙門跟隨代立者徵價布於本身甚濫朝廷議令該曹
收直分給任判書虎臣啓曰此非所以養廉也其待士
大夫不已薄乎 松窩雜記
仁祖戊辰戶判沈悅建白減祿爲料 日月錄
孝廟朝比年凶歉備局請減百官祿俸政院繳之大臣申
之而不許一則曰忠臣重祿聖人所訓凶年饑歲尤宜
惕念再則曰御供未減者尚多俟其盡減更議可也惟
浮費悉令節減三則曰 仁宗朝待下之道極其豐厚
今不可太薄終不減祿經用亦支 誌狀
官人丘債之規以其多寡之殊而爲官職之美惡可第之

甚也本朝盛際莫如　中廟己卯而稱其美者必曰丘直不入於家然乃趙先祖倡以廉恥之道者也今日習俗之苟偷蓋由於祿薄而喪廉故臣請復所減之正祿而除其丘債臣待罪銓書聞李奉院丘債之弊招院吏問之則答謂院官托稱綿布麁踈例於一疋加半疋故二疋為三疋而四疋為六疋矣夫奉工價布以其升細而尺長故為民間極苦之役而院官猶且如此他尚何說撤致院官責令改正毋謬未知今如何耳又聞大同廳謬濫尤甚招問條例則筆價米七十餘石曆書價米六十餘石他物稱是大臣之句管如此況其餘乎尤庵集

恤經費

太宗聞禮賓寺以陳米養池魚召問之對曰月費十斗
上曰米雖陳腐不猶愈於蔬菜乎人有飢饉而不能救
何用養魚其罷之 寶鑑

太宗曰京圻民生冬則困於薪炭夏則困於馬蒭內廐馬
只留四十疋聞尚衣院一月燒斗炭例八石是亦出於
百姓安可妄費宜減其半 寶鑑

戶曹以繕工監所儲炭將盡請令州郡預納明年貢炭
世宗曰今方盛農之時不可役民姑省之以待秋成乃
命條錄用炭之數 親減內用炭數十石仍 令承政

院許一年所用量鐵之所鐵柴炭之數甚多民頼以息

宝鑑

世宗朝貢馬一萬匹者再三五萬匹者又再今則歳貢五十匹亦僅充數或至闕種可見国初物力完盛非今日之所能及也 芝峯説

成宗朝李克墩久典戸曹減損經費始立横看法人多惡之尹士昕曰吾惡克墩并鐵人一眼云 野言别集

国初禁縉紳閣士大夫獲利之路亦廣謗傳 太宗獵於外方日暮 御徹服御膳上有十餘人駄載食物過

御前問承政院何許 太宗笑曰汝向水下記埍處去

以是承旨所在也至 世宗朝諸庫公物措不知撿闕内贍物承政院專掌而所食皆御膳之餘食之不盡又分送于其家如有宴會則禮賓設延酒官進酒倉庫之吏歛伶妓纏頭之幣米穀十石以下擅須其人一日所用大抵紙數百卷酒數百瓶他物稱是朝官旅寓者借落庭米於倉官小不下數石唯名落庭而其實正穀也借甆皿於官借而不納官亦無問虛費万端而公用不窘未知何自然也自 世祖更六典成横看之業雖至微物皆啓 稟然後用之由是人無濫用儲蓄亦竭国用恒患不足亦未知何自然也 慵齋叢話

宣廟壬辰軍資監有三十萬石倭賊退去後尚餘四萬石以助軍餉以賑飢民（芝峯類說）

宣廟壬辰以来白沙李公恒福五判兵曹屬大賊充斥天兵水陸蝟集事關軍旅者靡不歸之本兵而恒備美布万疋以待急時之用（谿谷集）

宣廟壬辰後国用匱竭太倉無一月之財百官注〻不給料柳西厓請修古塩鉄之法以公船從漢江臨津等賣諸江上則廣山郡之民得塩救飢而得粟亦多公私兩便於是以洪進為塩鉄使進素庸劣不知所措分遣從事官撿括塩户言者言其騷擾還罷之（雲岩雜記）

自兵亂以後財賦縮於舊而經費日廣大小需用每臨時白徵於市民甚悉苦光海己酉熊劉兩使時李相恒福李相德馨始刱設分戶曹凡詔使支待之物預爲措備以用之外方及市民甚稱便 秋浦年譜

尹鉉長於理財爲戶曹判書凡槃席地衣青緣布悉藏之庫中衆咸笑之其後槃席付之造紙署磨礪作紙〻品最佳取青緣布付之禮曹作野人衣細不使斤剮全布皆適於用太倉陳腐之餘鼠矢過半當天使時以資館舍塗壁鼠矢尤粘 於于野談

仁祖丁卯亂離之後軍需無形玉堂請以民結收布 上

以民亦瘼矣不　允備局諸議請私相通諭於京外士
大夫使之隨力出布以補萬一　上曰令戶出布不得
已之意已具於　啓辭中京中時任宗親文武百官則
依定式如有加出之勢不必拘於定式如無準備之路
則亦不必須前啣儒生兩班之不為兵者及百姓胥吏
之自願出布者不限其數隨力所及外方則監兵水使
守令邊將毋論職之高下視力厚薄勿侵民間自官中
隨便措備勿拘多少諸道内前朝官儒生兩班之不為
兵者及商賈胥吏一依京中例各其守令通諭施行各
其所納人姓名成冊以其納布雇馬上送稍有知識所

當爭先不暇如有不肯者切勿勒送致有怨言 國朝典謨

仁朝丁卯胡差劉海與姜弘立朴蘭英由開城府豊德入行朝報至都中賊兵已廹一時犇潰留都大將金尚容急令放火于御庫兵戶曹大倉宣惠廳京庫營庫有米綿諸度國儲於是蕩然尚容即走江都露梁津頭有糧千餘石亦盡散失 國朝典謨

仁祖乙酉年間百官頒料每年一萬八千餘石軍兵所放粮餉奚至九萬餘石稅入太半不足上番御營軍藏料放送 備局謄錄

平時則尚御貴嬪皆處板房而今則宮中下賤盡爲溫堗

故貢薪價布與穀倍 八松封事

京畿江原公淸全羅慶尙等五道稅入米太十七萬五千九百餘石而除折木三萬餘石則米太穀十四萬五千八百餘石許除經費米太十二萬七千餘石及皂隷米二千七百餘石則所餘米太尙一萬五千餘石又有折木一千八百餘同 八松丙子封事

肅廟辛酉八月右相李尙眞言 陵幸時所用遮帳所入綿布麻布不下十同遮帳之索亦價至三百兩仍用舊件以除一分之弊 上令仍用舊件 寶鑑

肅廟辛酉九月李相尙眞又請減百官祿爲須料以補賑

需　上始難之諸臣申請不已遂　命始自今十月朔
行之辛未又減之 宮鑑
肅廟壬辰大司憲李端夏上疏曰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蓄自今年爲始必以一年稅入析爲四分而計　國
家經費約之於三分之中不足則上自祭享　御供先
加節省以至大內侍　御掖庭下人百官祿俸各司吏
隸宿衛軍兵或減其廩料或汰其員額百司公用一切
裁抑各陵忌辰祭世果及果品加以桼莩彩花其費不
貲亦非正禮豈不可以裁減乎若以衛文公衣大布漢
文帝衣弋綈履草爲集上書囊爲殿帷爲法則民力可

省国儲自裕矣 上嘉納遂降彤花之規 宝鑑
肅廟癸亥賑恤堂上閔維重戶判尹堦等請對以爲湖南
湖西東伍自備鳥銃者給復一結無鳥銃者給五十負
而庚戌裁減時自備者減五十負無銃者除減矣盖當
初因鳥銃之稀貴募令給復自備而今則京外所打造
者足可以分給之復之規宜一切革罷 上從之 宝鑑
肅廟丙申備局以臺啓別立一司摠括漁塩事覆奏曰大
典戶典漁塩條云塩盆成籍藏於本曹本道稅塩換穀
布補軍資魚箭所出魚物薦新常貢外貿穀補軍資別
倉然則我 祖宗盛際何嘗使私門擅其利也壬辰亂

後諸宮家無而聊賴遂給魚塩之場收折受之所權與
也今則茫茫大洋斤斤小舡皆有所屬一生辛苦於海
濤鯨浪之間者手無一錢歸天怨毒而衙門宮家僅取
十一 孝廟洞燭姦弊以為保民之道莫如去私分遣
繡衣將大變革而未及設施今必先查沿海魚塩之處
整理頭緖後定句管摠括之司共議規制徵收之柄摠
于一處則幹分給各司諸宮更無餘裕不能如 祖宗
時大助軍国猶可永絶暴求疊徵之苦以解倒懸之急
本司提擧中先差主管數員移文京外待文書畢到確
議節目後設衙門何如 上從之宝鑑

肅宗己亥兼房提調閔鎭遠曰目今西路荐飢之中癘疫又熾而勅使非久當爲出來万無支保之勢矣臣待罪西閫時考見丙子後文書則兵燹之餘勅行相續無他策應之路故募得屬民勅行時刷馬及支勅諸需如有擔當備納者朝家或許加資或除邊將此事寔爲苟簡而盖出於万不得已卽今西路形勢寔無異於丙子後依前例募得屬民使之備納勅需後 啓聞論賞何如

上曰如是則似除民弊以此分付 備局謄錄

我国田政方直圭梯句有五等田形田分六等年分九等取三代貢助之遺意而田品并多五六等年分只有下

中下、等每秋租税一結四斗或六斗税入太軽近於
豁道而遇水旱則給灾傷官莊則免税西北兩界田税
不上納留作糴糴嶺南田税一半充給倭供只以四五
道田租以應經費盡〻千乘之国恒有新舊不繼之憂
国儲可謂寒痛 明谷劄
我国當年税入不過十三萬餘石一年經費乃至十二萬
石宗廟百官之俸居三之一其二乃養兵之需 明谷劄
宣惠廳貢物一年受價米都以上十八萬七百八十二石
六斗三升 兩局謄録
今 上辛酉驪陽府院君閔公維重為 国舅數年後胡

廷爲慮經費難繼將欲裁減貢物俾公掌其事公不
顧一身利害殫竭心力往年方就爲國蕩滌誠有人所
不及者然而都民太半以貢物資生恨公裁減怨毒次
骨宮中女侍非其姑姨妹即其女也於人所不知之中
爲居間多公以丁卯六月斥後二年己巳 坤殿出居
私募仍奪公封爵至甲戌 坤殿復位還公舊號閑居
漫錄

賑恤

永吉道飢都巡問使曹洽請發倉賑貸 太宗曰賑濟救民之急也啓聞待命緩不及事自今臨時賑恤 寶鑑

有丐者言飢於忠寧大君 世宗潛邸時爵號 忠寧以聞 太宗曰中外飢民已令有司賑濟毋致飢餓何不謹奉行如是耶忠寧見予矜恤飢寒有所見聞輒必來告此垂死之民見王子然後獲食非可繼之道也命治主者罪 寶鑑

李土亭之菡哀流民弊衣乞食為作巨室以館之誨之以手業無不面諭耳提各周其衣食而其中最無能者與之禾藁使作藁鞋董其役一日能成十對販之一日之

工無不辦米斗推其剩以改其衣數月之間衣食俱足而不勝其苦多有不告而逃者可見民生因惰而飢公之示民近效妙矣哉 名臣錄

宣廟甲午年間新經倭寇木綿一疋直米二升一馬價不過三四斗飢民白晝屠剪至父子夫婦相殺食水口門外積屍如山高於城數丈募僧徒埋瘞之迄乙未乃止翌年丙申豐稔綿布一疋直米三四十斗豆則五六十斗人始免菜色而酒肉豪侈甚於平時 芝峯說

宣廟教曰近日飢民無術可濟予仰天痛悶欲先死而不得也問于有司則予之御供米一日進六升云予平日

所食甚少雖三升米不能盡食宜除三升米分送于賑
廳其時庭試及第崔啓沃放榜日戴御賜花持紅牌就
賑廳喫粥人皆異之 芝峯說
光海戊申大旱歲凶李月沙廷龜陳曰言移粟貸民本以
救飢而民未沾實惠徒爲吏胥漁奪之資明年責償病
民益甚惟當盡蠲賦役以寬其力則民雖採食草木亦
可自活請以賑恤米穀代充宣惠廳用度盡減民今
秋來春應納收米民之受賜多矣從之 月沙行狀
仁祖壬午京居前郡守金嶰等一百三十三人呈書于備
邊司曰今年飢饉前古所無而在京士夫身在都下異

於鄕人之有田結故不得受移轉之米名齒衣冠又不能持瓢受粥願得京倉米依歲句例給糶云云廟堂啓請各給一石待秋除耗收捧 備局謄錄

孝宗甲午江華留守鄭世規請以還上陳米分給都下之民改色還糴 上慮其以虛名出糴難於還捧領相鄭太和請以士大夫懸保出給 上從之 備局謄錄

孝廟己亥教曰湖南賑救一日爲急本道狀啓下常平廳者已過累日而今始回啓當該堂上從重推考今後則賑救公事必於即日内回啓之意分付 白軒集

肅廟壬戌命出内司胡椒一百斗丹木一千斤白礬三百

斤虎皮十領以補賑需 寶鑑

肅宗癸亥賑廳以譯官卞甯昌納米五十石請給加設僉
知帖政院及臺諫以爲凡加設職只許士族事已有定
集 上令該廳施以他償賑廳堂上閔維重曰取考辛
丑啓下事目則察訪別座判官僉正副正通禮正僉知
同知等加設帖職并許謝恩封贈一依正官例而通禮
正等職則只許士族僉知同知則無論士族良民并許
良民則比士族加納十石以其區別定式者也如屯田
別將軍門幹事之類以官穀官物取其羨餘稱爲自備
者固不當許給加設僉同知而良民之以私財納賑米

者亦不許之則本廳他無論賞之事雖欲募粟誰肯從
之下甫昌係是譯官加設僉知未爲不可而如李德龍
者乃老除軍士也賞給同知帖濫矣左相閔鼎重曰李
德龍果是軍士則父母及妻并許封贈誠爲濫越只給
同知帖而不許封贈則似有差等矣右相金錫胄曰僉
同知并許良民者非辛丑所新刱丁丑己卯年間已有
此例爲國納粟之人功勞旣同而乃以譯官軍兵有所
分別如騎步兵甲士之類乃世代良民國家待之亦優
譯官輩雖或乘馬衣冠考其來歷其不及於擔負之軍
者甚多今若有所差等遂爲定例則將來良民無復納

粟者李德龍依事目許其所當許宜矣 上從之備局錄

肅廟乙亥教曰凶歲救急莫如橡實故曾已分付關內諸處着實拾取而厥亦不實僅二十斗矣意在救民則不必拘於多小特下該廳又出内需司壽進龍洞各宮所藏米布麤皮等雜物下于該廳 寶鑑

肅廟甲申賑恤堂上閔鎭厚曰外方監賑節目則就粥飢民收養過六十日者方爲成給立案十三歲以下並子孫作奴婢十四歲以上限其身作奴婢京廳則堂上親自撿察事體與外方有間收養四十日以上者十五歲以下並子孫作奴婢十六歲以上限其身作奴婢收養

四十日以下者毋論壯弱限其身作奴婢恐宜矣 上從之

備局謄錄

貨賂

野人凡毛物進上之時必先看品於所屬邊將〻〻隨其多寡之數各有徵取名之曰上納人情及到京城各該曹與政院下吏亦皆有人情之物　宣祖丁丑冬余出牧楊州余之子弟與下去野人遇於路問曰汝之進上矣何而受賞何物乎野人曰我之貂皮極好初意望其得職只受賞布而歸矣曰何以不得受職答曰人情不足故也他人則皆給而未給承旨故不得受職矣此必指政院下吏而藂然爲邊將者親受看品人情故假於各司人情皆以爲官貸受之噫我國人情之弊至及於

遠人而厚言遂至於朝廷近侍之列痛哉 松窩雜記

宣廟朝金公千鎰宰龍安時濟州進上之過龍安者私門苞苴三倍於貢獻公俾出物目以計之只輸進上而不輸苞苴之物民役頓輕 重峯疏

成廟顚倒一時人物手段甚濶一日 上散步後苑有鵲偶啣一紙墜于上前 上審視之乃海邊守令致餽于左承旨物目單子也 上袖其紙御經筵召六承旨從容曰若外方守令以食物遺于卿等則可以不顧禮義而受之乎第六座同副承旨曰何敢受之第四第五同聲而對如出一口第二座左承旨避席伏地曰臣則不

然臣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令素有厚分以海味遺臣

臣受之矣 上笑之自袖中出其紙曰卿可謂古之遺

直也 稗[illegible]雜說

仁廟乙亥備局請禁中外關節自： 上至有論死之命

自是士大夫間不敢有通囑之書是時 上適遊上林

中烏鳶墜一封書上見之則其時吏判抵楊牧書也槩其

紙濕醬故掛於樹枝飢烏啄來落於上林中也 上召

宰臣問曰關節之禁至嚴卿等無所犯耶諸宰起拜曰

皆無之獨吏判曰臣有所犯請蒙重誅 上曰卿之所

求州郡者何物耶對曰臣家女婚廹近楊牧且以連家

之人日者来訪時若于婚需助用人馬趂送事相約故
其ミ物来云耳　上出示簡子曰然乃卿之簡耶左右
莫不動色　上曰卿果一毫無隱可謂直臣仍加褒奬
採訖